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潘海天科幻作品选



克隆之城

作者：潘海天

—

那一年的沙漠热风来得很晚，到处流窜的盗匪迟迟才退回他们的老巢。无花果树开始结果的时候，学校里送来了一批男孩和女孩。

我忘不了第一次和珍妮相见的日子，她站在木棚屋后的空地上，金发像阳光般灿烂。

我还记得她回去的时候不安地向外张望着，说：“周先生要点名了，我这就得走。”

我不高兴地看着沙地，一个豹 II 玩具兵团刚刚摆出作战队形。我说：“用不着理他，周夫子就是爱多管闲事。”

珍妮吃惊地望着我：“他没有用电鞭打过你吗？”

“他敢！”我得意地哼了一声。

“反正我得走了，吉姆（注），明天我再来。”

我趴在木栅栏上，看着她纤细的身影灵活地绕过高耸的仙人掌丛，溜过铁篱笆的破洞。很快她就会回到操场上那群穿着粗蓝布制服的小女孩中去，难以分辨谁是谁了。

操场的另一边是一片排列整齐的灰色住房，一直绵延到远处隐隐约约的铁丝网下。

它们围成了一个一个小操场，一个操场就是一所学校。

下午太阳下山前的两个小时里，总有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在铁篱笆后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喧闹游戏；而更远处是一群男孩在排队等候淋浴，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漂亮小伙子，金发白肤，总是温顺地笑着。×注：吉姆是詹姆斯的爱称。

太阳城里用水紧张，四周是一片茫茫沙海。周先生对我说过，几乎没有逃跑者找到过通往科鲁斯死海的路，何况到处都有许多手持长枪、带着猛犬的豹 II 战士。

周先生是个学问很高的人，也很严厉。当他身着黑色长袍走近男孩和女孩们时，他们都会马上安静下来，局促不安地站立一旁。

那时我还小，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个例外。我不怕他，并且总爱把这点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显露出来。也许珍妮也是个例外，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让我吃惊的东西。她那瘦小的身躯上经常带着电鞭击伤的青痕，却在人前做出一副傲然挺立的模样。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其他女孩都规规矩矩地呆在操场上，她会毫无顾忌地偷偷溜到这儿来。

我独自住在一间西班牙式大屋里，它实际上也是一所学校。不过它与那些破败的低矮房子和终日沙土飞扬的操场，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木棚工具屋后的小小空地上，我和珍妮共同分享着童年的快乐，无花果树的粗大枝杈是我们藏宝的地方。我们在树下一起观看钻出云层的雷电、天鹅的回翔，还有面目凶狠的豹 II 战士，他们的飞车上有时会押着一

个衣裳破烂、满脸血污的逃亡者。

我常常感到珍妮那小小身躯在颤抖。“吉姆，我真害怕有一天也会被他们抓住，送到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地方去。”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那时候，我就去救你！”我坚定地说。

“你和我们不一样。”珍妮有次这样说，还卷起袖子让我看，洁白光滑的胳膊上有一组青色的数码标记：CL92--ST16。“我们每个人都有，”她肯定地点着头，“就连周先生也有。”

对此我多少有些沮丧又有些骄傲。

珍妮走后没多久，我也回到那幢大屋中继续学习。我的学习室中贴满了奥古斯先生从小时候直到现在的大幅照片。

詹姆斯·奥古斯先生是我的父亲，周先生提起他时总是恭恭敬敬的，我深信他是值得人们如此敬重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虽然对他的一切已经很熟悉了。

人们在这里竭力重现奥古斯先生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古老的宅院，破旧的喷水池，甚至一个小小的木棚工具屋，都照他的记忆维妙维肖地复制出来。根据他的旨意，我得在这里接受熏陶。

我很小就得开始学习一些令人头疼的科目：数学、哲学、生物学、军事、电脑以及绘画，更重要的是我必须学习奥古斯先生的性格、爱好、口音和各种习惯。

“你是你父亲的化身，只有你才能代替他。”周先生总是这么说。他说，二十年后，我，一个新的、更年轻更强悍的詹姆斯·奥古斯将成为帝国的元首，去完成我父亲未竟的夙愿。

说实话，我对这些雄心壮志不抱多大兴趣，虽然我的功课总是得A，我模仿父亲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我更关心的是珍妮能不能安全地溜出来，躺在无花果树的荫影下，向我述说学校里的趣事。

珍妮有时会带一个怯生生的同伴来，她们就像两滴水一样难以分辨。我们常玩一种游戏，从两个少女中找出珍妮来。我每次都能赢。

“嘿，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珍妮惊奇地睁大眼睛。

“看你的眼睛。”我说了实话。珍妮的眼睛又蓝又亮，就象大海一样深邃。

她带来的女伴也叫珍妮，可我管她叫露西娅。对我来说，珍妮只有一个。

我们在翻起的草根下捡到了几个漂亮的贝壳，据说这片沙漠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汪洋大海。

太可惜了，珍妮从没见过大海。我告诉她，大海像一片广袤的原野，像母亲宽阔的怀抱，它还是一座迷人的宝库，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神秘。

“海底下有许许多多的城市，那里样样齐备。人们能够呼吸，生活自由自在……”珍妮接着说了下去，雾气蒙蒙的眼睛里充满了憧憬。

真奇怪，她既然没去过，怎么能知道呢？

二

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我见到了父亲。他在太阳城最宏伟的建筑物 - 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建筑中接见了我们。

在门口我第一次正面看清了豹 II 战士，他们都有一张粗犷的脸，目光

凶狠，脖子粗短。他们都戴着令人羡慕的闪闪发光的头盔，提着威力巨大的能量枪，胸前挂着两枚手雷。学校里传说他们的身体中混有豹子的基因，也有人认为他们的战斗力抵得上上世纪的一种重型坦克。

我在迷宫般长长的走廊中走了好一会儿，发现周夫子把我带到一间长方形房间中，灯光柔和，厚厚的波斯地毯踩上去就象踩在松软的沙地上。

奥古斯先生，我的父亲，无声地走过地毯，向我们走来，表情严肃地说：“啊，这就是那个小家伙吗？”

我看着他，心里有种奇特的感情在流动。他的额头很高，鼻子令人想起鹰隼的长喙。

我知道无论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他的头脑包含了我的大脑。

周夫子悄悄地退了出去。

他俯身望着我，因为离得很近，他的脸显得很大。这张充盈智慧的脸却又透出冷酷、残忍的神情，他的眼角布满皱纹，皮肉松弛。他已经老了。

“你已经长大了，”他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习管理克隆帝国的各项事务。我已经老了，而你拥有青春。无数强壮的兵马正在成长，无数的强劳动力正在成熟。克隆帝国像你一样正在成长。有一天你会拥有全世界。”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梦境般的味道。他走近桌子，桌子上摆着一本金边的厚书。这本书我很熟悉，那是周先生要求我熟读的《理想国》。

“国家的正义在于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回答说，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干各的。

“回答得对，孩子。”父亲笑了笑，“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实现，可是克隆帝国做到了这一点。统治者、护卫者和下等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将最适于自己的本行，这儿是正义之国。”

他转过身来盯着我说：“你要成为我，才能继承我的位置。吉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

……

当我回到那幢西班牙式大屋的时候，与珍妮的约会已经迟到了。不知不觉中，珍妮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粗劣的饮食和严酷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使她美丽动人的遗传因素。

我把和父亲的见面当成了一件大事告诉她。

珍妮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的淡漠，她冷冷地说：“我了解你的父亲，他是个聪明而可怕的人物。”

“你不是也有个母亲吗？”我好奇地问。

“她不可能来看我，”珍妮忧郁地说，“她有成百上千的女儿呢。”

此后，我和珍妮见面的时间一天天少了。她要学习文秘、打字、护理、插花和烹调，还有跳舞和社交。而我则每天坐着吉普车，在太阳城里四处逛游。讲解通常是由周先生来担当，但有时会由父亲亲自解说。

我是多么热烈地盼望着和父亲见面。我能理解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的含义，他也能理解我的每一个孩子气的问题。我尤其佩服他那在年轻时就显露出的过人的睿智和勇气。

还在大战以前，在基因控制委员会把持局面的日子里，人的无性繁殖被禁止了。父亲带着一批科学家和仪器来到北非沙漠深处的一个绿洲，在强悍好斗的图阿雷格人的故乡点燃了第一批克隆人之火。

二十年后，当那场毁灭性的战争结束时，满目疮痍的大陆上忙于重建

家园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新国度正在崛起。它靠出售战后各国亟需的强劳力和高产粮食种子迅速富裕，同时，一支装备精良的豹 I 战士组成的军队也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每一个战士都骁勇善战，克隆帝国的疆域迅速地扩大。

2161 年，帝国的势力首先侵入了南部欧洲；不久第一批克隆士兵在印度次大陆登陆；在美洲，克隆骑兵所向披靡。

2175 年，克隆战士超过了 10 万，克隆工人的数目达到 1000 万。

虽然战后各地匪盗横行，帝国内部不时有零星的战斗，但帝国仍在不断地壮大。新一代的豹 II 战士很快投入使用，克隆工人也向多品种、多规格方向发展。新的克隆工厂在各地建起。

昔日小小的绿洲已经成了一座可以容纳 20 万人的城市。站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脚下一排排灰色的屋顶，一直铺到城市的边缘，间杂着一块块的黄沙地操场。每个克隆人都要在那儿被塑成预先设计的模样，不合格的就被淘汰。

太阳城的西面看不到建筑物，一切都隐藏在方圆数百公里郁郁葱葱的丛林绿洲中。

时不时会传来一阵低沉的闷雷声，随即顺着干涸的伊斯河谷迅速远去。

那儿是特训基地，刚学会走路的豹 II 人就被送去受训。还未成年时，就已经是一名战技娴熟的战士了。

我还去过另一座庞大的建筑，它的地面以上部分拥有数千间房屋，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一样大。每个房间里安装着 10 个人造子宫和维持系统，我总是带着好奇和惊悸的心情看着那些玻璃瓶里的小小人形伸腿，吸吮拇指。

有数百名科学家（都是年轻的第三代）在这儿工作，控制胎儿的营养供应，通过减压装置让他们聪明或者愚蠢，取出发育异常的胎儿处理掉。昏暗的灯光下，一排排玻璃容器荧荧反光，科学家们就像是行走在海底世界的巫师。

在深深的地下室里，他们用一根特殊的探针，插入预选的父体或母体的肋骨下，取出体细胞后培养繁殖，然后放入离心管内，在含有细胞松弛素 B 的溶液中旋转，使细胞释出它们的核。

在另一个房间里，每一个细胞核都会与一个除去核的卵细胞结合。这些卵细胞将包含一套完整和精确的蓝图——制造出一个人的建筑图。这些魔术般的过程让我惊叹不已。

真正像谜一样的基因研究所，它是相对独立于太阳城的一组白色建筑物，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走近距它半公里以内的地带，父亲亲自带着我穿过了重重铁丝网、铁门、岗哨和隐蔽的机枪阵地才深入腹地。

“这儿是研究新型克隆人的基地。”父亲低声说，“豹 II 还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在北美和远东地区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我们还需要擅长在稻田水网地区作战的两栖战士，征服西伯利亚和格陵兰的极地战士，还有听觉视觉出众的猎杀队员……”

走廊上传来一阵嘈杂声，一只可怕的幼小怪物躺在小车上被推了出来。它有一副长满鳞片的身躯，上面挂满滑溜溜的粘液，四只细长的肢端长着蹼足。只有当押车的两名豹 II 人嘻嘻哈哈地用枪筒猛捅它的肚子时，小鱼人

才费劲地转动它那发皱的圆脑袋，大声地喘着气，一些泡状的白沫顺着它的嘴角流了下来。我厌恶地后退了一步。

豹 II 人看见父亲，恭敬地立定步行礼。小鱼人停止了挣扎，用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无助地望着我。

为首的豹 II 队员报告说：“又失败了，长官。这家伙的手脚都动弹不得，我们奉命把它宰掉。”

父亲点点头。我看着小车顺着走廊远去，那个丑家伙的眼睛简直叫我发抖。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黯然神伤。“我拥有 1000 名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基因工程师，他们都还年轻，还需要时间，而我已经老了。”他转身面对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看上去又老又疲倦，我在侈谈权力却没有办法防止衰老……”

他的目光深沉，我不能肯定里面是否包含着嫉妒的感情。

研究所里让人愉快的是那些植物。有高产量的旱稻，结合了固氮菌的土豆，能生产适于给人输入血清蛋白的马铃薯。

这些基因作物能充分利用地球上剩下的土地——它们虽没受放射性污染，但大都干旱贫瘠，气候恶劣。

三

珍妮来找我的时候突然少了起来。这期间，空地上悄悄地长起了青草。

有次，我问她是不是有了麻烦，她微笑着不肯回答。

“你好像不太高兴？”她反问我。

“我不知道，珍妮，我不知道。我学得很快，可是我越来越不象我的父亲。他最讨厌女人天生的那种仁慈，我却从自己身上不断发现这种愚蠢的感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珍妮，我不想学习了，我恨死它们了。”我心烦意乱地揪着脚下的草叶，把它们揉成一个个的小球。

“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开心呢。”珍妮叹了口气，凝望前方。她的双眸中充满忧伤。

我就坐在她身边，她的一缕金发不断被风拂到我的脸上，让我意乱神迷。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过的那首诗吗？‘只要孩子愿意，此刻他就可以飞上天去……’吉姆——”

“嗯。”我随口应了一声。

“你想飞吗？”她用认真的口气问我，“远远地飞离这儿。在沙漠的那一边，有一个蓝色的巨湖，在那儿什么都是蓝色的：在清晨的凉意中跳舞的花草，顺着树干流淌的琥珀……”

“你想干什么，珍妮？”

“明天在这儿等我。”珍妮冲我狡黠地一笑。

第二天珍妮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直到第四天我等得心焦的时候她才出现在栅栏的另一侧。她得意地扬着一个瓶子，蓝色的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光。

“闭上眼睛。”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依言闭上眼睛，觉得一双温暖的小手在我臂上摸索，忽然一阵刺痛。
“马上就好，吉姆，你会飞起来的。”珍妮的声音仿佛离得很遥远。
一股生命的泉水流过我的血管，我张开双眼，周围是一个蓝色的世界：蓝色的空气，蓝色的太阳，还有蓝色仙女一样的珍妮，她正冲着我笑。
“你真行，珍妮，”我迷迷糊糊地也想笑，“从哪儿搞到的欣快剂？”
“我的办法多着呢。”珍妮蓝色的脸像杯醇酒般使我迷醉。
“我爱你！”我说。
珍妮退缩了一下，脸红了。
“我爱你，珍妮。”我又说了一遍，伸出手去拉她。
“不！”珍妮后退了一步，坚定地说。
“为什么不？”我大吼了一声，蓝色的世界在我眼前颤抖坍落。
“吉姆……吉姆，你还不明白，我们不是同一种人。”珍妮胆怯地看着四周。

“是一种人。”我坚持说，“我从来不把你当下等人看，你是知道的。”
珍妮转过头来直视着我，她那蓝色的眼睛好象融化在空气里。
“问题不在这里。”她的话音清晰有力，“吉姆，你崇拜你的父亲，你追随着你父亲的梦想，梦想繁殖驯服的克隆人，维持你们的特权地位。而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了自由。”

我的声音听起来软弱无力：“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但我知道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父亲的理论，我愿意相信他的每一句话。

“人类已经没落了，吉姆。他们已经毁灭了地球，只有正义才能拯救它。是我们修复了战争的创伤，是我们养活了几千万的人口。我们是真正的救世主。”我想起父亲指着落日对我说的话，“儿子，只要有一天阳光照得到的地方都遍布了克隆人的足迹，地球就会成为宇宙中最强盛富裕的星球。”

此刻，我绝望地说：“你为什么要作我的朋友，珍妮？”

珍妮说：“我喜欢你不屈的性格和人情味。”

我读懂了她眼睛里的另一句话：“但我恨你的帝国。”

她猛地一扬手，手里的注射器飞向空中，飘向太阳城的另一端，飘过蓝色沙漠的尽头。珍妮也随之飘走了，飘向铁篱笆的另一边，和我永远永远地分隔开了。

我昏昏沉沉地坐了一下午，直到我那很不明智的笑声引来了周夫子。他像只多疑的猎犬般在我身上探着鼻子到处乱嗅，我指着他那张发蓝的脸笑得喘不过气来。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小小的针眼。

父亲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用一种忧愁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叫我伤心，吉姆。我姑且相信这只是一次好奇心冲动的结果。可你为了好奇，我对你十余年的教育险些付之流水。詹姆斯，你需要更严格的管束了。”

四

欣快剂事件后的第三天，我就离开了学校，到特训基地的第三步兵学校报到。

学员们除了我之外全是年轻的豹 II。教官肖恩范斯上校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头，严厉而不像老豹 I 队员那样粗俗，让我暗暗称奇。

我在这儿接受了 22 周的艰苦训练，白天在迷宫般的沙漠和丛林中穿行，

进行武器训练、作战演习、野外生存、山地攀爬和徒手搏击，晚上支好营帐后还要学习战术理论、情报训练、地形地理判读。

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我的训练成绩都还不错。只有武器训练中的“沙地飞车”我不敢尝试。通常只有豹人才能承受住飞车起飞和急转时高达 8G 的加速度。

最后的实战训练来到了，这是一次验证训练结果的战斗搜捕演习。所有的学员被分成 2 人小组，空投到远离营地的伊斯河谷去。那儿有 20 名提前投放的目标，必须在 24 小时内全部找到它们。

为了照顾我，我的同伴不是学员，而是一位真正的豹 II 突击队员——奥斯特中尉。

整整一天我套着笨重的全套突击队员装备——金属铠甲、突击能量枪、高爆榴弹发射器、手雷，还有淡水、干粮，跟在中尉的后面搜索前进，时而攀上陡峭的悬崖，时而穿过干涸的河床。

奥斯特中尉很快凭借一点儿被踩动过的土块、一茎折断了的树枝找到目标的踪迹。

他带着我绕过高大的仙人掌丛，爬上一块悬崖埋伏起来。这儿能鸟瞰整个河谷，白色的亮闪闪的峭壁蜿蜒伸到远处，到处都长满了暗红的刺柳和仙人掌丛，谷底是一汪混浊的水洼。

中尉轻轻地用手肘触了触我，指了指河谷尽头的那一大片棕榈林，伸出两个指头打了个手势，表示那儿有两个搜捕小组正在靠近。豹 II 队员之间都有一种奇特的心灵感应，就像我和父亲之间的奇特感应一样，这使他们之间的协调作战能力无人能比。

我竭力睁大双眼，想看清逐渐昏暗的谷底。太阳正在谷地的另一头静悄悄地沉下去。

还是中尉先发现了目标，他指了指水洼的附近，一个白点正悄无声息地躲在粗大的仙人掌后移动。我支起了沉重的能量枪，把晒得发烫的枪托贴在腮部。中尉只是个指导者，游戏的主角是我。

白点移动到了水洼边上，似乎终于耐不住干渴而从仙人掌后钻了出来。中尉一挥手，能量枪在我肩部轻轻地跳动了一下，尖利的枪声打破长时间寂静的强烈效果让我吓了一跳。

我几乎是滚下沙坡的，靴子里进了不少沙子。中尉走到目标旁边，用脚把它翻了个个儿。我一瘸一拐地走近，阴沉着脸说：“是个人！”

中尉点点头，抽出刀子漫不经心地说：“不错，沙尔姆型号，新出的。”

我尽量控制住双腿的颤抖，走上前去。这是一张年轻的脸，金色的卷发，高直的鼻梁，就是我在学校里见过的那种小伙子。他身上的衣服碎成了破布片，干裂的嘴唇上沾满热沙……

我们一直等到太阳下山，谷底一片昏暗时才和其他两个小组会合，继续向前搜捕。

在半夜里，摸黑走在山脊上时，我忍不住又嘀咕了一句：“用的是活人！”

奥斯特中尉回答说：“是被淘汰的克隆人，他们没达到要求。”

我跌跌撞撞地前进，觉得像是走在恶魔出没的森林中，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魔鬼。

我心烦意乱地想起了珍妮，不知道为欣快剂撒的谎是否骗过了父亲，

让她逃过惩处。

24 小时后，80 名学员会合在谷口丘陵上，一架大型旋翼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肖恩范斯上校绷着脸站在机舱门口，直到二十条打着青色印记的“目标”整齐地摆在他面前才点了点头。我瞪大眼睛斜睨着它们，直到确定其中没有我要找的数字，才为自己愚蠢的担忧松了口气。

演习完成得很漂亮，上校宣布放假两天。同伴们拉我去特训基地边上的军人活动中心，那儿提供烈酒和军妓。我不会喝酒，可是要了双份中国白酒。酒吧间里烟雾腾腾，挤满了身穿军装的男人和漂亮女孩。

背后传来了一阵嘈杂声，两个醉醺醺的豹 II 人正把一个女孩粗暴地拖向门口。周围的人全都无动于衷，看来这种场面是司空见惯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那个军妓长得很像珍妮，非常像她。我第一次认真意识到一个珍妮型克隆人的命运。我低下头去猛喝了一大口白酒，呛得嗓子火辣辣的。

“詹姆斯！詹姆斯！”有人在背后尖声叫喊。

我猛回头盯着那个被拖拽的女孩，她的衣服鲜艳花哨，脸色苍白，可是两只眼睛还像以前一样明亮透彻。

“珍妮！”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奋力挤开人群冲了上去，使劲揉了一下一个缠住珍妮的家伙。

那家伙像口沉重的口袋般倒了下去，另一个家伙叫嚷着拔出刀子。

我把我的中士徽章伸到他鼻子底下，喝道：“滚！马上！”

这家伙蔫了下来，灰溜溜地走了。即使在酒精作用下，豹 II 服从上级的天性还是不会淡化的。

“珍妮，怎么回事？”我拉着她走到广场上的一个喷泉边上，这儿没有别人，只有石雕的一只豹子从水中探出脑袋，湿淋淋地看着我们。

“我只能来找你了，吉姆。”一片红晕浮现在她的脸上，“我有一个朋友被送到了特训基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他怎样。你可以把他救出来，告诉我可以的。”

她的双手放在我的胸膛上，微微发抖，好像要掏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避开话题问她是怎么进来的。她的脸又是一红，说：“我们快毕业了，学校放假一天，我就溜了出来。只有……只有穿这套衣服才能混进来——吉姆，你有办法吗？”

我注视着她微微仰起的脸庞和那双袒露心迹的奇妙眼睛，伤心地说：“他是谁，珍妮？是你的情人？”

黑暗中，珍妮没有回答。

那张年轻苍白，沾满了沙土的脸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一言不发地躺在沙地上，无神的眼睛里还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让我见他一面。求求你，吉姆。”珍妮的话音里带着令人恐怖的绝望。

我摇了摇头，慢慢地说：“没希望了，珍妮，没希望了。”

珍妮后退了一步，紧紧地咬着嘴唇，她颤抖着后退了一步，又退一步：“我恨你，吉姆。恨你的帝国，恨你的军队，恨你的学校。”

我想开口辩解，可是无从说起。我掉过头去，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直到珍妮漂亮而花哨的裙子在眼前飘动时，我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珍妮！”

她回过头来，嗯了一声。我看见一颗眼泪滑入夜色中。

我嗫嚅地说：“后天我要走了，去寻找格纳尔达。这是父亲的意思，他认为男子汉要在战斗中成熟。”

珍妮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你不能这么做，吉姆。格纳尔达是……”她止住了话头。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她的柔软的手指滑过我的肩膀，又伸到我面前屈了屈，说：“记住这个手势，吉姆，它也许可以帮助你……我也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五

格纳尔达是科鲁斯死海中最著名的强盗。他的名字能让伊斯河流域的居民发抖，他手下的喽罗敢和帝国士兵对抗。他埋伏在沙漠中袭击商队，掠去所有的克隆人。帝国数次派兵清剿，每一次他都能奇迹般地从绝境逃生。

父亲派我去执行这个危险的工作，我并不奇怪。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最容易在战斗中体现出来。我敢保证父亲宁愿再等上十几年培养新的继承人，也不愿一个懦夫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考察我的举止，他让肖恩范斯上校当我的作战参谋。

精悍的帝国军队虽然无敌于天下，但对付这支小小的良莠不齐的匪盗却吃力异常。

他们在干涸的河谷中像鼯鼠一样到处潜伏，穿着帆布鞋在晒得滚烫的沙地上跑得飞快，常常在星月无光的夜晚如同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猝不及防的豹 II 士兵的战壕前。

尽管部下伤亡巨大，老谋深算的上校还是逐步把反叛者压缩到科鲁斯死海的峡谷里。

那儿寸草不生，缺乏水源。上校想把他们活活困死在里面。

军队在谷口和峭壁上扎下了营寨，一个强大的单向力场障壁竖在峡谷和营寨之间，豹 II 队员乘着沙地飞车在高空来回巡逻。格纳尔达插翅难逃了。

月亮升上天空，给下面旱谷中投下清冷的光线，谷底鬼影幢幢。我回到指挥部所在的帐篷里，肖恩范斯上校正在等我，立体作战图已经挂在了——一张厚重而华丽的挂毯前。

我解下武装带搁在桌上，不过没有卸下铠甲。这个决定后来救了我的命。

门口有两个豹 II 卫兵，屋里还有两个。我的两个随身侍从却不知上哪儿去了。他们是父亲特意拨给我使用的，全是沙尔姆型。我把他们分别叫作沙尔姆 1 和沙尔姆 2，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分清过他俩。

我和上校还没交谈几句，一切就像突起的沙漠热风般爆发了。几个全身黑衣、黑披风的人影骤然出现在帐篷前，没等门口的两个卫兵发出警报，两柄白亮的尖刀就插进了他们的胸膛。

为首的黑衣武士旋风般地卷进帐篷，他浑身上下充斥着沙漠的粗犷气息，还带着凶狠的死亡味道。上校那身显赫的军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此刻我的军衔已经升成了上尉）。

他凶猛地向上校扑了过去，把老头撞翻在地上。其他的黑衣人蜂拥而入，与竭力抵抗的豹 II 卫兵搏斗起来。

纷乱中我瞥见上校的枪被一脚踢飞，一把闪亮的尖刀抵住了他的胸膛。尽管上校实际上是我的监视者，我还是不敢袖手旁观。我像一只猎狗那样向

那位为首的黑衣武士猛扑过去，把他撞离上校面前。

我对手那惊人的搏斗技巧和力量险些让我当场送了命。他手里的尖刀灵巧地从我胳膊的纠缠中挣脱出来，狠狠地戳在我的肋骨上。我全身猛地一震，一股剧痛沿着肋下传遍全身。

但是那件高密度合金钢铠甲终于发挥了作用，使他的武器滑向了一边。我乘机猛力扳动他的左肩，同时踹了他膝窝一脚，他立刻像一头立地不稳的雄牛那样斜着倒下了，我顺手从他的皮带上扯下一把能量枪，对准了他的眼睛。

帐篷里众寡悬殊的战斗瞬间结束了。我看到两个豹 II 卫兵倒在我的脚下一声不吭，上校也很不体面地倒在地上，七八个黑衣武士虎视眈眈地围着我。令我惊讶的是失踪了的沙尔姆 1 还是沙尔姆 2 竟亲热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明白了他们是如何突破力障的。看着我手里的枪，他们仿佛有些不知所措。沙尔姆和周围的人嘀咕了几句，走上前来想要开口。

这时，一束绿色的激光束突然穿过低垂的营帐帷幕，击碎了他的脑袋。数十名精锐的豹 II 突击队员端着枪冲了进来。死去的豹 II 卫兵虽然来不及发出警报，但是他们之间那种奇妙的心灵感应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惊动了整个兵团。

局势急转直下，黑衣人的抵抗是短促的，没有求饶和请求宽恕，他们都像高贵的战士那样倒下了。

我除下被我制服的黑衣武士的头盔，被扶起的上校在后面“噫”地叫了一声，我才注意到那武士。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神情极其傲慢的脸，我一下明白眼前的这人究竟是谁了。

果然，他把头颅高高地昂着，毫无惧色地说：“我就是格纳尔达，克隆帝国的死敌。”

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不可能杀死科鲁斯死海所有为自由而斗争的兄弟。”

上校被军医扶了出去，我命令正在打扫战场的豹 II 士兵退出去。

帐篷里只剩下我和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他的双手被手铐牢牢地铐在后面。一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只听见绕着帐篷走动的士兵沉重的脚步声。

我把手枪插回皮套，绕到他身后打开了手铐。格纳尔达怀疑地注视着我的动作。

我扶起椅子让他坐下，自己也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说：“格纳尔达，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让我出卖我的兄弟吗？”他的脸上充满了厌恶和嘲弄的神色。

我把中指屈了屈，做出珍妮教我的奇怪的手势，他大吃一惊：“你是？……”

“你得答应不再和我父亲的帝国对抗，我就帮助你逃走。”

“你还是把我铐起来吧。”他坚定地说。

我笑了，要求他必须换个名字再活动，否则我父亲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的。

他突然把手指竖在唇边，示意我噤声。我瞥见挂着地图的毯子动了一下。

我至今还不太明白躲在挂毯后的沙尔姆（后来知道他是沙尔姆 1）是如何察觉到危险的，他一步窜出了厚厚的帷幕，想跳出门去。

格纳尔达动了一下手腕，一道寒光闪电般地扎中沙尔姆 1 的咽喉，他哼也没哼一声就死了。事情很清楚，沙尔姆 1 居然在我命令所有的人出去的时候留了下来，只可能他是接受了更高级别的命令——他是我父亲的密探。

我对格纳尔达那把金属制的薄刃飞刀很感兴趣，只有在古老战场上才有人使用这种冷兵器。

“嘿，这么说，你是随时可以杀死我的。”我拈起那把飞刀对他说。

“你的手势做得很及时。”格纳尔达说，他伤感地看了看倒在地上的那些部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帐篷里传出了两声沉闷的枪声。守候在门口的豹 II 士兵闯了进来，他们看见披着黑斗篷的格纳尔达坐在椅子上，他的咽喉穿了个大洞，面目模糊难辨，胳膊上也被烧焦了一大片；他们的上尉拿着能量枪，脑袋边上的地图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飞刀。随后赶来的上校小心地拔出刀，说：“他居然失了手，可真幸运。”

我真得感谢那位在上校的眼部打了一拳的小伙子，他使上校没有注意到格纳尔达咽喉伤口处的血迹。能量枪是打不出那玩意儿的。

真正的格纳尔达已经穿着沙尔姆 1 的衣服混出了帐篷。两个沙尔姆的胳膊上的标记都被我烧焦了，没有人会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沙尔姆失踪了，哪一个死了。

我走出营帐，远处是月光下银色的群山，还有挺拔而优美的仙人掌，构成了一个仿佛被人遗忘了的世界。今夜两点我将打开力障，让格纳尔达和他的弟兄们逃走。我知道这是珍妮希望我做的，却不知道我做对了没有。

六

父亲对我的凯旋极为高兴，上校报告中给我的高度评价使他消除了对我的疑虑。我得以在克隆城中随便走动。

太阳西斜时，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屋。空地上长满了细茎针茅和三芝草。我摸摸无花果树上的一个树杈，上面还搁着几个粗糙的落满灰尘的贝壳。

我爬上木栅栏向学校望去，惊讶地发现依旧是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蹦蹦跳跳着一群七八岁的小女孩。我的脑海中闪电般钻入珍妮最后的话，她快毕业了。

我冲到学校里揪住了周夫子，老家伙吓坏了，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今天在金字塔大楼拍卖毕业的克隆人。

今天是太阳城里最热闹的日子，来自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有种植园主、印度土王、军火贩子，甚至还有一些国家政府的秘密代表。

我急步穿过拍卖大厅，不顾台下的骚动，一把揪住拍卖主持人的领子，问道：“珍妮，珍妮型的人在哪，你都卖给谁了？”

主持人看着我的脸色，忙不迭地指着后面说：“得等全部售完后才领人，所有的人都在后面仓库里。”

巨大的成品仓库设在一条通道两侧。黑房间里挤满了待售的克隆人，有吃苦耐劳、上肢发达的农夫；有四肢强健、技术娴熟的工人；还有温文尔雅、举止谦卑的仆人。我快步走过通道，终于找到珍妮们的房间。

“珍妮，珍妮！”

我在上百双温柔的蓝眼睛中徒劳地搜寻那双大海一般明亮的眼睛。这真像是一场噩梦。

我精疲力竭地靠在门上，只想放声大哭。

一只柔软的小手碰了碰我的肩膀。我触电般跳了起来，又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噢，你不是，你不是的。”她长得和珍妮一样美丽，可她不是。

“奥古斯先生，我是露西娅，您还记得我吗？”

露西娅，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是的，我记得，她是珍妮的朋友。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肩膀，问道：“珍妮在哪儿，为什么不出来？”我狂热地扫视着周围的女孩，想找到我的爱人。

露西娅低声叹道：“太晚了，詹姆斯。她一直在试图逃跑，寻找通往科鲁斯死海的路。昨天她逃跑成功了，可是没能找到路……豹 II 马上就要把她送到特训基地去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楼里冲出来的。一架沙地飞车正从我眼前低低掠过，我一把拖住驾驶员，把他从飞车上拽了下来。

我开动飞车引擎时，巨大的加速度几乎让我晕了过去，我以可怕的速度飞行着，我的使命是从死神手里夺回时间。

天黑前一小时，伊斯河谷那些巨大的峭壁赫然耸立在我面前。我低低地沿着谷底飞行，看到几只兀鹰正在天空盘旋。

我把飞车停在了水洼边上。我看到了她！这可怜的女孩四肢舒展地躺在古老的海底地衣上。她那小小的脸向上仰着，美丽而恬静；她洁白的左臂上血肉模糊，那个引以为耻的奴隶标记永远地离开了她。

在痛苦和悲哀之中，我把头深深地埋在手臂上。在我艰难地离开那儿时，我仿佛感到珍妮那小小的身躯在我怀里颤抖，耳边回响着许久以前我们的对话：

“吉姆，我真害怕有一天也会被他们抓住，送到永远见不到太阳的地方去。”

“那时候，我就去救你。”……

等我再次飞回河谷时，已是残阳如血。

珍妮躺在我用刺柳搭成的防兀鹰的棚子中，优美的身躯几乎没有变化。我从消毒箱中取出一根探针，轻轻地刺入她的肋下，取出一点肝细胞。

这些细胞将会在克隆工厂那深深的地下室里培养增殖，与卵细胞结合。注视着这些细胞时我深深知道，那里面的每一个小圆球都是一个潜在的珍妮。她身体里的每一个基因都包含在里面，只等着卵子细胞质里的神秘化学钥匙来开锁。每一个微粒都包含着珍妮的金发，珍妮的眼睛，珍妮的头脑，甚至我想象还有珍妮的灵魂也在其中。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尽力培育她们。

在夕阳落下的方向，在金色沙漠的那一边，格纳尔达和他的克隆兄弟正在为着自由而战；在太阳城内庞大的克隆工厂里，越来越多的具有珍妮那样的叛逆精神的克隆婴儿也将不断地成长。

詹姆斯·奥古斯创立了一个辉煌的帝国。我——詹姆斯·奥古斯二世能用同样的能力摧毁它，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克隆之国。蓝色——自由的颜色将是我们的旗帜。

- 全文完 -

我们脚下的土地

作者：潘海天

鳄鱼二号小心翼翼地伸展开它的八个脚爪，牢牢地吸附在大机器的光滑的墙上。非凡的大机器就巨绵在它的下面和上面，整个大机器都置身于一个巨大无比的洞穴内，在微微透出天光的远处转了道弯，悬崖般的白色墙壁围绕成一个宏伟的弧形剧场。

洞穴的四周由潮湿的厚厚的红土构成。绍鸟二号曾被严令不得下到那些土地上去，对它来说，那是块死亡之地。没有可以使用吸盘的坚硬光洁的东西，一眨眼的工夫，就会被泛溢的洪水带定，消失在洞穴深处，那吞噬一切的黑暗得不可捉摸的深渊。

它转动着体内一个精细的小平衡器，更加靠近白色绝壁上的一块垢斑。一个多合金钻头从它的肚子里滑了下来，它开始仔细地清除着那块浮渣状物质。

大机器被一种特殊的坚固材料覆盖着，外表的白色正是这层材料所特有的光亮色泽。然而这层保护罩也抵抗不住那经年累月的洪水侵蚀；大机器每天处理的大量有机原料更是有害，它们总是残存在机器缝隙中，召来成群的食腐生物。

鳄鱼二号的工作就是每日有效地扫除这些有机废物，保证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就是它生活的全部意义。鳄鱼二号和它的七个兄弟很少见面，因为它们不但要各自负担自己区间内的大机器的检修，还要小心翼翼地躲避来自各方面的侵袭，甚至还要躲避正在开动着的的大机器。

鳄鱼二号曾经亲眼看到鳄鱼七号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机器轰鸣声中来不及找到一条缝隙躲进去。一大块坚硬的有机原料击中了它，二号听到了一声短促面厉的叫声：七号失去了平衡，发狂地转动着它的八条脚爪，摔在了高高的悬崖底下那松软的红土上。汹涌的有机原料、废物和垃圾组成的潮水立刻把它淹没了。

二号带着轻微的哀伤，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

这次小小的事故没有引起大机器的任何变动。大机器照旧不定期地运转着，有机物和洪水的侵蚀每天照样发生着。鳄鱼二号失望地面对着这一切。没有新的人来顶替七号的工作，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现。

大机器永恒不变地横卧着，仿佛从远古至今，轰鸣着迎接下一次潮汛的到来。

二号自动顶替了七号的工作，它现在每天得干两个人的活，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除了工作，它想不出有其他可干的事。不过它开始喜欢思考了。有时它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躲在一个缝隙深处冥想，它是谁？它从哪儿来？这种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鳄鱼二号想不起它的童年了，刺眼的日光，清冷的空气，外面的情景在它的梦中出现。

既然它梦见过，那么一定有过这些东西。它不是在洞穴中长大的，想起这一点总是让二号感到一阵迷茫和兴奋。

可是双份的艰辛工作没时间让它想得更多。食腐生物和垢斑日复一日

地在暗处滋长。鳄鱼二号驱动着它的小小身体四处巡游，不断地伸出它的触角探查四周，开动多台金钻头，铲除下玷污大机器的东西。

这些有机废物是鳄鱼能量的来源，只有不断地工作才能保证自己不至因饥饿而软弱无力，这也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秩序。

二号还开始经常地俯视脚下那片红土，神秘的死亡之地带着一种奇怪的感召力。那儿潜伏着一种涌动的变化无常的生命暗流。鳄鱼二号看到了那块潮湿的沼泽地上布满了奇怪的植物，长满了密密的枝杈，不断地长高变矮，变幻着颜色，绢细的水流就在下面暗暗流动。如果在阳光下，那儿一定是片葱郁的充满生机的土地，阳光！二号的头脑中又一次闪过这个意念。从遥远的洞穴口中透入的神秘的光线就是阳光吗？向那儿靠近的冲动第一次在二号的意识阈中轻微地响着。

洞穴深处的黑暗也是一个让二号感到好奇的地方，地狱的入口据说会喷出硫磺和火来（硫磺？火？又是莫名其妙的意念），可是那儿只是一片黑暗，迷陷一切的黑暗中你会忘记一切，忘记大机器，忘记洪水，忘记滋生的食腐生物。鳄鱼二号有时会想起七号，带着若有若无的羡慕，不过它不会重蹈七号的覆辙，死亡是违背秩序的。

大机器永恒不变地蠕动着，潮水般的洪流从它身边呼啸涌过。

事情渐渐地变得有点不对劲了，连埋首于工作和沉思的二号也感觉到了。从黑暗深处传来阵阵的不安，大机器的蠕动变得犹豫和迟疑起来，那种常从洞穴深处传出的轰轰雷声稀疏了，连白色悬崖下的红土地也不安分地涌动起来。

终于有一天，大机器的撞击声完全沉寂了下来，只有那种直古不变的嗡嗡的颤动声压抑着洞穴里的每一个角落。

二号起初对这种变化也很奇怪，不过它得抓紧时间利用这段寂静的时间来细查自己的内部——自从顶替了七号的工作以来，它磨损得比过去厉害多了。

一股不寻常的气氛突然包围了它，即使是在它赖以藏身的深深缝隙间，它也能感觉到大机器明显地紧张不安起来。二号停止了自我检视，张开了触角倾听着。它知道，有什么东西终于来临了。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可怕的怒吼声划破了洞穴的宁静，挟带着轰轰的回响声扑向远方的亮光——阳光在那一瞬间里，照亮了洞穴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声嚎叫里，有痛苦，有愤怒，有威胁和受伤后的无奈感。

那是从抖动着黑暗的地狱深处传来的天籁，一阵可怕的震动和疯狂的嗡嗡声把鳄鱼二号吓坏了。但是大机器并没有垮下来，这个巨大的白色城堡显然是招到了某种内在的侵袭。

二号爬出藏身之地，蹒跚地向洞穴出口爬去，向着阳光爬去，它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路上，它又看见了一个鳄鱼，这是鳄鱼四号，它在刚才的震动中受了伤，创伤使它丧失了部分活动能力，只能歪歪扭扭地打着转。

“你好！”二号向它打了个招呼。语言装置有些迟钝了，不过还可以运转。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四号挥舞着一只触角，指着前面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可以感觉到破坏发生在前面。”二号谢过了它，开始独自向洞穴口爬去。把四号留在这使它很难过，不过它帮不了什么忙，只能是这样办。

它自己的脚爪也磨损得很厉害，只能一瘸一拐地前进，还发出讨厌的刮擦声。在来自洞口的光亮中，它看清了一个深深地陷在了沉思中的狂乱的机器人。

“鳄鱼一号，你感受到了破坏了吗？”二号很不礼貌地敲了敲这个机器人的背甲，把它惊醒。

“是的，是的，我感受到了。”一号转过头来生气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又改变了主意，指着悬崖下还在涌动的红土地说，“你注意过这东西吗？”“是的，”二号回答说，“我注意过，土地的上有着生命。它哺育了生命。”“不，不仅仅是这样的。”一号得意洋洋地说，“我有一个想法，大机器和它是一体的，它们就是生命！”大机器是生命：这个新意念狠狠地击中了二号，让它觉得天旋地转。它就象被击伤的七号那样，惊慌地舞弄着脚爪，张大了嘴。

“你能证实吗？”“我已经证实了。”“你是怎么接近土地的，洪水会送了你的命，”一号不安地看着从洞穴口泻入的阳光，终于说道：“我没有沿着内墙壁下去——我打穿了大机器！”“你侵犯了神圣的大机器？”二号低低地叫道，它居然侵犯了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世界秩序，这秩序从它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印在它们的脑海中。

“我只能这样。”一号烦躁地回答，在大机器上来回打着转，“这违背了秩序，但秩序本身是不完善的。你知道那些在秩序的背面生长的暗斑和食腐生物……还有那被大机器碾碎了的鳄鱼，不断磨损的脚爪和吸盘……”二号沉默了。

“跟我来！”一号简短地说。它领着二号来到了一个靠近悬崖底部的绝壁上，在光滑坚硬的白色物质上有一个狭小的口子，坑道壁显得很粗糙。二号已经发现了这块地域远不如它所工作的地方光洁。看来一号为了打穿这个洞花了不少时间，它已经由于食粮的不足面显得精疲力尽了。

在拥挤不堪的坑道内，一号接通了聚光灯的电源，灯光在洞壁四周投下光怪陆离的黑影，四壁反射着奇特的荧光。它们一起往下，超过了悬崖的底部，再往下去，再往下去。

二号停住了脚步，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景象啊。在洞穴底部，温暖的红色物质正在不断地涌起落下，带着生命的节奏缓慢地起伏着；一些巨大的暗红色气泡冒了起来，啪的一声炸开……二号紧紧地盯着一号，放下了它的多合金钻头，缓慢但是坚定地伸向了那粉红色的搏动……一声低沉的吼叫声震动着坑道，一千只齐鸣的汽笛回响在悬崖内部，洞穴猛烈地摇晃起来，嗡嗡声在坑道中往来盘旋，不肯退去，鳄鱼二号叉开它的八条腿牢牢站着，生命！所有的鳄鱼都是在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工作着。这是个真实而顽强的意念，难道生命之谛就在于此吗？一瞬间，它不知道自己是激动还是失落，是冷漠还是难过……[附后记]：这不是一篇科幻小说，我的牙至今还疼着呢。真不明白鳄鱼洁齿公司生产这种爱胡思乱想的小东西是什么用意。我需要的是那种呆头呆脑，只知埋头干活的小机器人。

公司经理在向我表示了谨慎的歉意后说：“当然，我们公司正在研制一种最新型的治齿机器人。我们将尽量减少它的储备能源使它只能不停顿地工作，而绝对无暇他顾……当然，对老主顾我们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时期，”算了吧，我可不想再上当了。我找到了原先的牙医，请他把那个小洞补上了，并帮忙把鳄鱼1—8号捉拿归案。因为谁能保证鳄鱼三号、五号、六号不突然发狂来那么一下呢？洁齿吗？当然还是我们古老的牙刷最可靠了，起码它

不会异想天开证实它的主人不过是个有机生命体。嘿，管好你的大机器吧，别让它受到伤害。

当然，我也很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脚下的土地母亲，对我们的宽容到了头的话，会用什么来替换我们呢.....--当感知的大门打开时一切真实都分毫毕现...

新爱情故事

作者：潘海天

终于，电脑大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人类把计算能力赋予一切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奇迹！人类真的创造了奇迹。

不是吗？如果冯·洛依曼，那个被称作“计算机之父”的家伙看到一只牙签或是一只茶杯或是别的东西吵吵嚷嚷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会做出什么反应？

他大概不仅仅会吐出嘴里的咖啡，他完全可能会放弃他原来的一切，包括眼镜皮鞋和背心，然后找个原始人的部落去生活。事情就是这样。人类社会一晚之间变得热闹非凡了。

我要是再往下告诉你关于未来的事，你们或许会被弄糊涂了，咱们就从简单的说起吧。

某一天，我在机动人专用步道上慢跑。我的运动衣突然开口说，“一个美人，看到了吗？”“在哪儿？”我问。“哎呀，看那大腿。”帽子尖叫着。一时间。我的表带、手帕、衬衣领子纷纷躁动起来。

我回过头去，突然间热泪盈眶，因为那确实有一个天生尤物。即使在各个各种先锋时尚横行的时代里她的衣服也是显得极为超前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曲线在柔滑的外衣下暴露无遗。

“我要得到她。”我说，我知道不论什么力量都难以阻止我了。

我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往公寓狂奔，来不及向我的公寓车道，门廊及旋转楼梯问好，我一头窜进浴室，指示大衣橱和穿衣镜立即给我提供一套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场合的穿着打扮。.....

当又一次看见斜倚在古老的罗马柱石下的那位女孩的优美体态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嗨，美人儿。”在休闲腿的帮助下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讪着。“闭嘴！”外套气冲冲地喊道。“哪有一上来就冒冒失失的，你想留下一个坏印象吗？”“亲爱的.....”我换了一个说法。“噢，无可救药的笨蛋，你的词库就没有不那么肉麻的词了吗？”外套再次打我。

于是，我只好在我的外套和她的头饰的吵嚷下与“美人”搭着话。

即使是在咖啡馆里，帽子和腰带也不停地拌着嘴，我的外套则和她的头饰展开了一场颓废派诗人和先锋派诗人谁是第八次浪潮的领头羊之争。我一次又一次拙劣而无望地用一套套庸俗的说词向她发起冲击，结果只引来了外套的讥笑。

“我要走了。”最后她说。

真是不巧，咖啡店外下起了地场没预报的大雨，这情况对电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雨水让我们的身上冒起了阵阵青烟。我们冒雨跑过了两个街区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在出租车上，她提议把我的外套和她的腰带都扔到副驾驶座上去，我照办了。然后发生的事，不可思议但是自然而然。我想那根本不能怪我们。

现在美人蒂丽成了我的妻子，她也是穿衣镜的宠儿和公主，甚至大衣橱也喜欢她。

我很感激我的穿衣镜、大衣橱、外套和蒂丽的腰带……，其中的几个要不是从那以后还在说个不停，现在就不会躺在和它们媒人身份不相称的黑暗阁楼里了。

(完)

永生的岛屿

作者：潘海天

村里的人视我为野蛮人，其实，我只是不愿意依附在那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辛劳耕作，我也不愿意象有些人那样靠在那片坚果林中艰难采颍为生。我的生活方式与所有的人背道而驰。

有空的时候，我喜欢带着我的弓箭四处游荡。我有一张很好的榆木弓，箭杆是用檀木制的，箭头烤得锋锐异常，在岛上游荡的岁月里，它们是我的最好伴侣。

我说不清在岛上漫游了多少年岁，但在穿越丛林的时候，那些茂密的灌木丛、蚊虫滋生的沼泽以及无数曲折交叉的野兽踩出的小径仍然会让我迷失方向。太阳有时从前方升起，有时却从右方升起，天空和岛屿好象都在不停地旋转。对一个老练的猎人来说，承认这一点用不着害羞。村里的祭师曾经对我提起过，我们的岛屿漂浮在海上，由七只大鳌背负着四处飘荡，每当地动山摇、大地怒吼的时候就是这些大鳌在换班。既然大地并没有坚固的基石，那么偶尔转个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祭师是我在部落里的唯一朋友，我和其余的人几乎无话可说。每次碰面他们禁不住就想要转身逃走，生命对他们来说如此珍贵，以至于它们提在我的手上时会使他们胆战心惊。一些老人见到我有时会满腔怜悯地劝说：“年轻人，开一块荒吧，种点粟稷，再成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老这么四处游荡可不是个办法。”

“生命不可轻辱。”祭师和我说。他忧郁的目光仿佛看到了我的将来，但他从来不对我说教，也许他了解我是无可救药的。祭师是村里活得最老的人，他经历过所有可以经历的事情，只要没有死于饥荒和海啸，他也许还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活下去。

平心而论，一个农夫的生活确实比我有保障。每当大鳌漂向北方，冬季降临的时候，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我喜欢猎人的生活，每次伏低身子穿过密集纠缠的灌木，轻轻地拨开低垂的枝叶窥视猎物时，我总感到一阵穿透心脏的剧烈颤抖。拉弓、瞄准、放箭，有时候我还不得不用石块和它搏

斗上一阵。越大的野兽越难对付，但它也意味着好几天里我都不用再出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漫游和遐想。

我的漫游毫无目的，但我喜欢丛林的边缘地带，那儿能看见大海，翻腾的平静的大海。我们崇尚敬仰着他，海衍生了万物，就连那不可一世的骄横的太阳也要每天在海的怀抱里重生，但海也是破坏者，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众神之王，当他咆哮呼啸的时候，部落里没有谁敢到靠近海边的林地里，在丛林的缝隙中偷窥他的愤怒。

有时候，在海边我能看到另两座岛，它们一定也是由大鳌肩负着漂浮在海上，因此总是显得朦朦胧胧，突近突远。有时候，它们看上去离得那么近，好象只要站在山顶上，张开手臂就能滑翔过去。传说在那边还有其他的部落，但从来没有人敢穿越大海去寻找他们。穿越大海！这想法即使在火热的夏夜也让我浑身战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如同我在接近猎物时的感觉。

每当恶风神席卷大地，暴雨冲垮堤堰，摧毁掉大部分农作物的时候，部落里也会有人隐约提到其他岛上的部落，也许他们的损失不会这么严重，要是能得到他们的谷物，我们撑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就能容易得多……

有一个梦伴随我多年，在晨曦的微光中，矗立着无数的武士，他们的武器由金属制成，冰冷而锐利；我能听到无数双脚踏在石头上，金属衣相互撞击的声音，他们沉默的脸注视着东方，注视着我……我惊醒过来，仿佛依然处在梦境中，成千上万人的咆哮声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我在刺眼的晨光中睁开眼睛，岛上到处是损折的林木，潮湿的枝桠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而大海已经一如既往般地温柔，根本看不出前一天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

我在海边的灌木丛中烤一只林鸨，在岩石上烘烤了一个上午的枯树枝好不容易点着，一股浓烟呛得我不断咳嗽。林鸨在火上烤得吱吱作响的时候，突然，一阵莫名的冲动让我扔下了食物，抓起弓箭，向常去的海湾跑去。

跳过一座长满菘草的沙丘，我一下子站住了脚步。弓箭从我的手里滑落了下来，我的喉咙翕动着，但发不出半点声音。

那儿，在海边泥涂地上，有一只木头打造的庞然大物横卧在浅水里，它巨大无比，甚至超过了搁浅的鲸鱼，浑身上下挂满了海藻和牡蛎，散发出一股腐臭味，破败的布条悬挂在几根又大又粗的圆木上，仍然象鸟儿一样努力抖动着它们的翅膀，想要随风飞走。

最让我震惊的事实是——它是人工造就的！我简直无法想象，即使集我们整个部落也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去制造巨大得如此不可思议，几乎是神才能拥有的形象！

毫无疑问，这木头怪物是用来穿越海洋的。

我爬上了巨舟，象梦游一样游荡在其中用木头建造成的各个分隔空间中，这里面充满了神秘和不可思议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我根本猜不出是做什么用的，就象我根本想不出如此伟大的人会如何生活一样。

在岛上，我们很难得到金属，仅有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铜都被用在木型的尖端，而在这条巨舟上，青铜却象森林中的树木一样多得随处可见。我找到一片圆盘状的铜片，一面刻满了精致的花纹，中央还有一个凸起的圆纽，另一面则打磨得又光又滑，甚至印照得出我的眉眼。在另一个舱室里，我看到无数的金属小圆片被串在一起，而这些串成串的小圆片堆满了整个舱房。

我根本无法知道它们的用途，但是我知道它们的价值一定巨大得无法估量。

在最靠近船尾上层平台的底舱里，我发现了那些制造巨舟的人。如此多的失去生命的躯体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更让我震惊的是，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杀死的！一些青铜器丢弃得满舱都是，上面沾染着暗褐色的血迹；他们躯体上的伤口纵横交布，除了飞翔，他们和我长得如此相似；他们没能活着穿越大海，即使是这些能制造巨舟，穿越大海的似神的人也会死去！我感到自己在发烧，血液在太阳穴里冲撞。我颤抖着伸手抚摸一把铜矛，它的锐利穿透了一位武士的金属衣和肩胛骨，使他的灵魂和勇气破碎飘散。我在梦中见过这样的武器。我拔起了它，一股魔力从我的手上传来，就是这股魔力让我来到了海边，又是这股魔力让我找到了它：这是武器啊！这是不但可以杀死猎物，还可以杀死神的武器啊！

我试着把一件抛在舱板上的金属衣披在身上，它又沉又重，让人窒息。我把它丢在一旁。但是那把铜矛，我把它紧紧地抓在了手中——它毫不费力地穿透了那些腐朽的木板。武器！武器！我挥舞着它，木板的碎屑四散飞舞。嚓，嚓，嚓。我的心儿在狂跳，这是我的梦啊。

我从黑暗的舱中跨出来，白晃晃的阳光正照耀在破败的甲板上。一个黑袍人突然从角落里蠕动着爬了出来，他翕动着干裂的嘴唇，叫道：“水，水……”

我受了惊，猛地张开翅膀，向后飞了起来，悬停在半人高的空中。

看到我的翅膀，他大吃一惊，眼泪从干涸的眼窝中流出来。“羽人！羽人！”他低声叫道。

他咕哝着一些不可思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话：大得无边的岛屿，象叶子那么多的人民，这些人民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就是他下达了横穿大海的命令，他说：“始皇帝陛下，从古迄今最伟大的国王，他征服了六个几乎同样伟大的国王，统一了天下。他能役使成百万的武士和劳役；能修建王国的边界那么长的城墙……他派遣一千名使者，前来祈求永生。”

他的话燃烧着我的心。我看到了无数的青铜武士矗立成林，无数的战船劈开大海航向远方的岛屿；我看到了沙子一样丰足的谷物，难以计数的代表财富的金属圆片；我还看到了象征无上权威的永恒的城墙和宫殿；黑袍人的始皇帝在陵墓里腐朽的时候，我还有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去制造奇迹。而这一切的代价仅仅需要用没有价值的生命去换取。

“蓬莱，永生。”他喃喃地说，而我听见了刀剑的交锋、杀戮和燃烧的岛，永生的岛屿将不复存在。

“现在。”我说。我握紧了铜矛，扎进了他的心脏。

(完)

偃师传说

作者：潘海天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西周穆王姬满的爱妃盛姬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到了无数精美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只琢磨得晶莹剔透的汤匙，它像一只黑色的鸟儿在光滑如镜的底座上微微颤动，翘起的长喙令人惊讶地固执指

向南方；在另一只黄金雕成的盒子里，装有一满把黑色的粉末，这些粉末蕴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在没有月光的晚上，把它们撒在火上，就会招来怒吼的蓝色老虎的精灵；在这些叫人眼花缭乱的珍宝中，还有一团神秘地永恒燃烧着的火焰，火光中两只洁白的浣鼠正在快活地窜上窜下，这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就是它们的宇宙和归宿。

这一切匪夷所思的礼物都没能让盛姬露出她那可爱的笑容来。她皱紧了好看的眉头，叹着气摆了摆手，围簇着的宫女和奴隶立刻倒退着把这些礼物撤了下去。

姬满听到了侍从的报告，匆匆结束了和祭父的谈话，从前殿赶了回去。他怜惜地扳过爱妃的肩头，问道：“这些玩物没有一件不是天下最杰出的巧匠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杰作，没有一件不沾染着我属下最勇敢的武士的鲜血。多少人惨遭杀戮，血溅五尺，只是为了一睹这些宝物的形容。我游历四方，网罗而来的这些天下至宝，难道就没有一件能讨你的欢喜吗？”

王妃慵懒地叹了一口气：“何必让那些贱民再去白白浪费生命呢，我不会从这些俗物中找到快乐。大王你东征西讨，日理万机，又何必在意一个小小妃子的苦乐呢！”

被爱情激起了勇气的穆王叫道：“我拥有整个帝国，环绕我的国土一周，快马也要奔驰三年；我的麾下八十有八十万甲士和三千乘战车，他们投下的马鞭就能让大江断流；我的属民像砂粒一样不计其数，他们拂起衣袖就能吹走满天乌云。难道我，伟大的姬满，竟然不能让所爱的人展露一下她的笑容吗？”

他飞步奔出后堂，大声发布命令：“传我的旨意，三十天内，招集天下最有名的术士艺者，最能逗人发笑的优伶丑角。不论是谁，只要能让我的爱妃露出一丝儿最微弱的笑容，我就赐给他十座最丰美的城池，外加黄金五百镒，玉贝一千朋。”

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朋，古代货币单位，五贝为一朋。

他抽出那把伴随他征战多年的锷宝剑往地上一插：“如果这些艺人都没能成功，他们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权利，大周朝将从此是所有流浪者的死敌。”锋利的剑刃穿透了垫地的花岗岩石砖，猛烈地晃动，述说着国王的决心。

五百名信使跳上他们的快马汗流浃背地向四方奔驰而去，国王的承诺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帝国。

三足乌第三十次又回到它在崦嵫之山的住所时，周王朝镐京王宫的大殿前已经竖起了象征帝王威严的九座铜鼎。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鼎上的饕餮纹饰，也照亮了周围的巨大庭院。

崦嵫：日没入之山，见《离骚》。

这是一个长四百两，宽二百两的巨大空间，纵然里面摆放着五百张堆满了珍肴佳馔的桌子，也仍然能感觉得到那宽广坦荡的帝王尺度。在每一张桌子后面，在火光照不清晰的黑暗角落里，挤坐着数不清的来自天涯各方的奇人异士。云游四方的旅行家带着他们那奇形怪状的坐骑，来自遥远国度的流浪艺人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他们赖以糊口的神幻秘技，不少人脸上的尘土还未洗净，他们是为了那一份不可思议的丰厚赏金而匆匆从数千里外的地方赶来的。

两：古长度单位，5两为一丈。

这些最卑下的贱民，每日里只能在风雨和泥尘中打滚，以求得一份口粮。也不知是他们上辈子修了什么德，才有福一睹这个天下最大帝国的尊严。衣着华丽的奴隶在席前往来穿梭，端上来的都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山珍海味；貌若天仙的宫女在廊间轻歌曼舞，她们身上的香气和龙涎香燃烧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五百名站在阴影中的青铜甲士寂然无声，只有微风拂过他们的长戈和甲衣时才能听到轻轻的呜咽声。在左右回廊围绕着的中央高台上，被贵族和百官簇拥着的，就是威震天下的国王和他所宠爱的盛姬。

一位神情猥琐的老头捧着一具式样古怪的乐器率先登上了场。他向高台行了叩拜礼后坐下来开始吟唱一首抑扬顿挫的颂歌，人们听不懂他的语言，却都迷醉在他的歌喉中；两名衣着袒露的少女扭动着柔柔的腰肢跳起一种风格特异的舞蹈，她们那飞旋的脚尖宛如田野上跃动的狐狸，就连宫中最善舞的宫女都看直了眼。

国王偷眼看了看身边的爱妃，她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他摆了摆手，老头的乐器落在了地上，传出最后一声颤动的低吟。

接着上场的是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魔术师，他有一个傲慢的鹰钩鼻子和一把桀骜不驯的大胡子，他的家乡远在胡狼繁衍生长的另一方土地。他倨傲地向国王和他的妃子鞠了一个躬，然后从随身携带的旧羊皮袋里抓出一把豆子撒在地上，喃喃地念了几句咒语。

周围传来一阵压低的惊呼，奇迹出现了，地上的黄豆和黑豆自动分成了两组，各自排兵布阵，有进有退地厮杀了起来。

可是王妃的眉头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两名剽悍的武士立刻上前把这位不幸的异乡人连同他的豆兵带走了。

一位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缠着包头巾的汉子快步走了上来。他的手里提着一团同样是黑黝黝的毫不起眼的绳子。他盘腿在尘埃中坐下，把一个大大家先前都没有注意到的短笛凑到了嘴边，顿时，一股低沉的魔音在夜空中响起。

慢慢地，那股放在地上的绳子动了一下，一端的绳头抬了起来，缓慢但是坚定地沿着一条优美的轨迹向上升去，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提着它上升，上升，直升到一朵低垂着的乌云中。围观的人群情不自禁地憋住了呼吸，就连一直从容镇静的王妃也忍不住展了一下眉头，但是自始至终，她的笑容没有绽放过。

失望的国王招来了卫兵，但是那位机敏的艺人在武士还没有靠近他的时候，就一纵身跳上了那股笔直挺立着的绳子，飞快地爬了上去，消失在那一团乌蒙蒙的积云中。一名卫兵对着绳子砍了一剑，绳子断成两截落了下来，可是那名矮小的黑皮肤汉子不见了。

包头巾的人引起的骚乱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表演接着进行下去，可是再也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幸运地逃脱国王的惩罚，锷宝剑上留下的血痕越来越鲜明。

寥落的晨星从东方升起，盛姬望着高台下面那些耸动的人群，鼎下的烈火照得她的脸半明半暗。小时候，她曾经有过一个荒诞的梦想：有那么一天，能够拥有难以数计的财富和珠宝，甚至连高山、湖泊、幽暗的森林和广袤的大海都属于她的名下；而所有的那些自高自大的男人都只是她的奴仆，蹲伏在脚下听候吩咐。那时候，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而这一切，

身边的这个男人都替她做到了，甚至就连他自己也拜伏在她的裙下。现在她快乐吗？

高台下传来一片喝彩声。一个艺人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吞剑动作后，胆怯而又充满希冀地望过来。盛姬毫无表情地扭过头去，她知道这等于又宣判了他的死刑。无数的艺人正玩命地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技，只是为了赢得她的一个笑容。他们真的是为了她的快乐，还是为了那一份丰厚得足以拿生命去冒险的赏金呢？

夜晚眼看就要过去了，国王的神情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就在这时，守卫在门边的卫兵和拥挤的人群骚动了起来，人们纷纷向后退去，一袭黑袍出现在晨曦之中，带着魔鬼的气息。

一名年轻的士兵带着惊恐低声说：“我敢对大神发誓，他是突然出现的。”

确实，他的出现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就连盛姬也抬起了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黑袍人缓步走上前殿，卑恭地向王座行了礼，开口说道：“至高无上的王啊，你是这个世界中生命的主宰。我听到了你的承诺，从时间的溪流中浮泛而下，穿过了世纪的物质和存在的象征，带来了我的作品，期望能得到王妃的赞许。”

他的话引起了一片惊叹，因为就连王国中最富有智慧的谋父都不能全部了解他的话。

“你知道失败的下场吗？”国王带着醺醺的酒意，用威胁的口气问道。

时间的旅行者笑了一笑，他拍了拍手，四名仿佛同样从黑暗中冒出的黑衣奴隶抬着一只透明的箱子快步抢上前来。

箱子在晨星的光芒中宛如水晶般闪闪发光，旅行者猛地张开双手，他的手杖顶端放出刺目的光华。一只胡狼在远方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篝火余烬的红光照在水晶上，仿佛一阵水纹波动，箱子里显出一个人形来。

黑衣奴隶打开箱盖，箱中人直起身来，他带着惊异观望着身边的崭新世界，目光越过了骚动的人群和辉煌的殿堂，凝在了高台上。这是多美的小伙子啊，他的鼻梁高秀挺拔，他的目光明亮有神，他的笑容火焰一样灿烂。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奇迹，人群没有欢呼，没有激动，有的只是焦躁和狂乱的低语：“只有神才有权造人，这是亵渎……”“巫术！”“抓住他，地狱里来的魔鬼！”

周穆王的脸色有些发白，他的权力足以让他藐视一切法术，但用造物主才能拥有的魔力去刺穿生命的庄严，放肆地污辱神灵，那是另一回事。他犹豫不决地回头看了看，看见他的王妃唇边浮起一抹微笑。他举起了一只手，人群安静下来。

王妃微笑着开口说道：“异乡人，你的法术让人大开眼界。你说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可我要这个卑贱的男人有什么用呢？”

她的话音犹如雪夜中的铃声一样清脆撩人，甚至黑袍人在她的美貌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了头，谦卑地回答道：“聪慧美丽的王妃呵，他叫紆阿，只是一个傀儡，既没有生命，也没有尊严，但他从娑婆那里学到了音乐，从阿沙罗加那里学到了舞蹈，当他展示他的所能的时候，就连石头也会欢笑。而他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其所有来让您拥有欢乐。”

娑婆、阿沙罗加：我不知道黑袍人属于哪个时代和哪个民族，从他无意中提到的这两位神祇的名字来看，也许他带有印度血统。

他转过身，拍了拍手，喊道：“跳起来吧，纡阿！”

仿佛一阵微风吹过琴弦，站着的年轻人微微一颤，接着指头曼妙地动了一下，就让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突然间，他浑身上下都洋溢起舞蹈的气息，就连足迹踏过最遥远国度的旅行家也从未见过的华丽欢快的舞姿，如同流水一样，从他的头，从他的手，从他的足，从他的每一根指头，甚至从每一寸肌肤中喷涌而出。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拟他的舞姿呢，飘零在急流中的花瓣，回旋在风中的火焰——让人看了止不住地就想热泪流淌，想放声长笑。一支长矛从卫兵的手中脱落，摔掉在国王脚下的尘埃中。国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目光收回，转到了坐在身边的盛姬身上，他看到了渴盼已久的笑容就挂在王妃的嘴角。

一舞既罢，高台上下鸦雀无声。国王站起身来想说话，却发现自己嗓音嘶哑，他稳了稳神，说道：“异乡人，你的礼物正是我想要的。我的承诺是有效的，我不想知道你的来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代地十座城池的城主了(大臣和贵族中传来一阵妒忌的低语，但是国王只是威严地朝他们扫视了一眼，低语音就消失了)。至于其他这些无聊的艺人，我要限你们在十五天内，离开我的王国。第十六天起，只要在我的国土上察觉你们的踪迹，就一律格杀勿论！”

黑袍人匍匐在高台下，回答说：“伟大的圣朝天子，我只是一介贱民，怎敢充当管理城池的重任。我不是为了赏赐才带来我的作品，如果陛下喜欢纡阿，那么请宽恕所有的这些艺人们吧。我迷恋他们用自然的力量显示出的巧技，而后世人已经忘了如何去接近它。我们能借机械造就梦幻，却忘记了自己本身曾一度拥有的魔力。我渴望能从这些艺人中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去创造另一个梦幻般的神话时代。”

穆王听了他的话，微微一愣，随即不以为忤地哈哈大笑：“你是个疯子吗，大海难道还要向小河寻求浪花，你的技艺在我看来已经出神入化了，还要向这些无用的流浪汉们学什么呢？好，城池我就不给你了，大周国境内的流浪艺人我也不再驱赶，从今以后，他们都作你的奴仆好了。”他不容黑袍人再反对，大声叫道，“来人哪，将先生送到驿站的精舍中，把我的礼物和这些艺人一并送去……哈哈……乐师，奏乐！我要与爱妃及各位爱卿继续狂欢。”

黑袍人鞠了一躬，如同来时一样寂然地消失在阴影中。

周王的狂欢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一堆篝火终于熄灭了，精疲力尽的宾主丢下了狼藉的大殿，各自回去休息。

在后宫深处，重璧台 那高高的回廊上，盛姬把她滚烫的额头贴在冰凉的大理石柱上。她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看到纡阿的第一眼起，我就心中狂跳不止；为什么他的目光转向高台，我就情不自禁地想欢笑。她当然要笑，哪怕是为了纡阿的生命，她也要微笑。那些贪婪的艺人为了他们那份可望而不可即的赏金而送命，一点也引不起盛姬的怜悯。只有纡阿，是真心真意地为了她，为了她的欢乐而舞蹈。他不可能夹杂着一丝儿其它的欲望，她难过地想，因为他只是一具傀儡，甚至没有生命，没有因为她的微笑而得以保存的生命。

重璧台：见《穆天子传》，“天子乃为之(盛姬)台，是曰重璧之台。”

爱上了一个傀儡，她自嘲地摇了摇头，绕着寂静无人的回廊慢慢地踱了起来。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那些奴隶们居住的低矮窝棚(对她来说，那些只能算是窝棚)。三天前，第一次发现她对纡阿那份令人惊异的感情后，她就托词溜回了后宫，一个人体会那又惧又喜的感觉。

国王的盛宴持续了三天，那班残忍粗鲁的家伙，就让纡阿跳了三天的舞。他一定累坏了，盛姬怜悯地想道，现在，所有的大臣和贵族都在呼呼大睡的时候，也许此刻他正痛苦地躺在哪个窝棚中喘息。

仿佛回答她的关切，一声鸟鸣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哀伤缠绵，仿佛一线游丝浮动在夜空中。然后，轻轻地，宛如青鸟般宛转的啼唱刺破了低沉的和音，欢乐和痛苦同时缠绕在一个孤独精灵的歌声里，犹如晨曦融合着光和影一般完美。天哪，盛姬又喜悦又痛苦地想道，这不是夜莺的欢唱，而是一个傀儡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歌喉。他知道她在这儿。

带着异乡情调的低沉的喉音轻轻地摇曳着她，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想起了一个清冷的早晨，桨叶打碎了水上的晨光；想起了一个烛影摇红的夜晚，父亲把她送入了宫中。她的父亲后来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盛地的领主……

不，不行，盛姬绝望地想，我的心承受不了再多的负荷，我不能再见他了。爱情宛如躲藏着的河流在黑暗中流动。壁龛里的烛苗静悄悄地燃烧着，她惊恐地向四处看了看，把头伸出高台，向脚下花草掩盖着的黑暗低声问道：“纡阿，是你在那儿吗？”

歌声戛然而止，一个发颤的声音回答了：“是我，我的女王。”

我的脸一定像少女一样发红，她心慌意乱地想。犹豫了一会儿，她柔声问道：“纡阿，你为什么不去休息？跳了这么长时间的舞，一定累了吧。”

“我用不着休息……能源……我不知道，”他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我的胸口有个地方跳动得厉害，我不能去休息。主人说过，我是为了你的快乐而存在的。离开了你，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低低地吟诵着：“我不能闭上我的双眼，我只能让我的热泪流淌。”

这句话表白一个人的内心所拥有的魔力让王妃心跳不已。

引自亨·海涅《深夜之思》，纡阿肯定读过它。

“我的心指引我为你歌唱，把我留在你的身边吧，我不想为那些庸俗的贵族舞蹈。”

我只有十天的能源……十天的生命，让我用这剩下的七天来陪你一个人，让你快乐。”

王妃低低地呻吟了一声，说：“你不应该这样。”

“您不喜欢吗？”黑影的声调里充满了悲伤，“那么说一句话吧，只要一个词……一个词，我就可以为你去死。”

“你会为她死的！”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盛姬惊恐地转过身，看见姬满正满脸怒容地站在高台的楼阶口处，他暴跳如雷地咆哮：“一个木偶也竟然敢调戏我的王妃，我要让你和你那该死的魔鬼主人一块儿粉身碎骨！”

“不！请不要杀死他！”盛姬恳求道。

妒忌的国王奔下高台，大声招呼着卫兵。

盛姬探出栏杆外，看见黑影还在那儿没动。他的声音依然平静：“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只听从你的吩咐，也许我死了会更好。”

国王在高台下愤怒地咆哮着，一群士兵沿着鹅卵石砌成的通道从远处跑来，铠甲和兵刃相互撞击着，打破了花园里的静谧。

盛姬拿定了主意。“快跑，”她低声嘱咐，“从这儿逃走吧！”

傀儡依然留连不舍，他仰着头问道：“你还让我再见你吗？”

盛姬眼角的余光看见几名士兵已冲进了内廷，正向着那个胆大包天的冒犯者跑来。

“当然，”她说道，“现在，看在大神的份上，快跑吧，为了你自己。”犹豫了一下，她加了一句，“也为了我。”

“我这就走，”那位激动的仆人低声而快速地说着，“燃起你召唤精灵的黑药粉，我一定会再来……”他转身向围墙跑去。王妃惊恐地看着两个卫兵挥舞着长戈追了上去，可是纡阿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和技巧一下子就翻过了高高的围墙，不见了。

镐京里的大搜捕持续了整整三天，国王的卫兵仍然没有抓到纡阿和他的主人，尽心尽职的卫兵虽然几次发现了那个逃逸的傀儡的踪迹，但都被他从容逃走。

负疚的侍卫头领奔戎对暴怒的国王解释说：“那个巫师就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连同他那四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仆人……有七八个人眼睁睁地看着哩；至于那个跳舞的木偶(他说到这儿，平板的脸上流露出一分惧意)，他有着豹子一般的敏捷，大象一般的力量，他能空手扭断我们的铜戟，跑起来超得过最快的战车。”他最后下了结论，“他不是人类，而是一个扎扎实实的魔鬼小崽子，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停了停，他偷眼看了看国王的脸色，又补充说：“依我看，他好像受到了什么禁制，当每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拧断我们某个人的脖子时，却猛然停了手。要是搜捕逼得太紧或禁制解除了的话……”

国王“嘿”了一声，大步在大殿里走来走去，脸色阴晴不定。连号称最精锐的国王卫队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偶人，这个大胆的家伙竟敢于留连在京城不走，国王隐隐感到一股逼向王座的不安全感。自从那个不幸的清晨之后，盛姬就只以沉默和流泪来回答他的恐吓和哀求，他烦躁地来回踱步，终于立定了脚步：“来人，速请盛伯晋京！”

盛姬知道她的丈夫一直在搜捕纡阿，但她一点儿也不为他担忧。因为她从负责搜索的卫队那里打探到了纡阿神出鬼没的消息，她相信自己所爱的人儿拥有的魔力是战无不胜的。他们知道只有她才能引出纡阿来，姬满每日里到她这儿来，或软语哀求，或大声恐吓，她始终无动于衷。宫里每个人的表情都惶惶不安，她却仿佛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快乐，直到满头白发的老父亲跪在她的脚下，用整个家族的存亡兴衰来恳求她时，她才犹豫了起来。

“原谅我，纡阿，”她在心中想道，“你终究只是个傀儡，一个还有几天生命的木偶。我无法为了你放弃一切。”

第三天夜里刮起了轻柔的西风，盛姬在重璧台上点燃了一撮黑色粉末，粉末剧烈地燃烧着，爆发出一簇簇明亮的蓝色火焰，如同一只被束缚住的老虎挣脱了囚笼。一股青烟袅袅飘散在风中，有股硫磺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

夜色更加浓厚，重璧台上静悄悄的，仿佛只有盛姬一个人。他不会来，盛姬庆幸地想。不知为什么，却又有一丝儿失望。

壁龛里的火焰摇动了一下，盛姬突然转过身来，看见纡阿就站在高台长廊的尽头凝望着她。时间在回廊间悄悄地流动，是那么的安静。有一瞬间，

她甚至忘了陷阱的存在，而想跳向前去，扑向傀儡的怀抱。

一匹战马在她的身后轻声长嘶。我干了什么，她猛地醒悟。一股可怕的恐惧攫住了她：虽然纣阿注定会死去，但她这一辈子都将无法轻释背叛他的负疚了。“别过来，”她向着长廊的尽头喊道，“纣阿！这是个陷阱！”

纣阿转头扫了一眼花园里出现的国王的精兵，他的脸色因为痛苦而苍白。“那有什么关系，”他继续向王妃跑来，“如果这是你的选择，那么就让我死在你的脚下吧。”

国王咬牙切齿地喊道：“拦住他，杀死他！”

两百名最精锐的卫士冲了上去，那个赤手空拳的傀儡毫无畏惧地向着这堵青铜盾牌和长戟组成的金属洪流迎去。大周朝那些最著名的勇士——奔戎、造父，在他的手下如同草把一样纷纷倒下。傀儡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不过分地伤害脆弱的人类，爱情的魔力冲掉了永远不许与人抗争的禁令。激飞的刀剑像流星一样射入天空，又发出长鸣坠落在花木丛中。大周朝的卫士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这辈子最可怕的一场战争中。

最后一声刀剑的叹息也寂然了，两百名失去了武器和战斗力的卫士倒在了尘土中。

满怀创伤的痛苦的傀儡一瘸一拐地向王妃走近。

满脸铁青的国王一只手按在剑柄上，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还爱我吗？”傀儡悄声问道。

“我爱你。”盛姬回答道，向跳舞的艺人伸出手去。纣阿接过了她的纤纤玉手，跪下来放到嘴边轻轻一吻，如同一尊青铜雕像般僵硬不动了。

嫉火如烧的国王拔出了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砍掉了傀儡的头。王妃惊叫着闭上了眼，没有温热的血液喷出来，他那漂亮的头颅下面是一大堆金光闪闪的金属片，以一种完美的不可思议的复杂联系在一起，随即在风中分崩离析，变成无数的金属碎片叮叮当地散落在尘埃中。

王妃张开她含泪的双眼，一块透明的玉一般的簧片跳上了她的手，精巧地微微颤动着，发出了和纣阿的歌喉一样动听但却是单调的嗡嗡声。

后记：先秦时代是一个神话的时代，周穆王更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个故事来源于关于他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偃师造人的故事源远流长……1997年，我在一位神秘的黑袍人那里找到了一份手稿，他告诉我在几个世纪以前这份手稿就已经存在了，他只稍微改动了几个地方。我很怀疑他的说法，可是抓不着他的把柄，文中提到的“撒豆成兵”、“绳技”、“浣鼠”……确实都能在古老的书籍中找到依据，几个世纪以前，也许它们真的存在过……历史永远让人充满遐想。

未来爱情故事

作者：潘海天

二十世纪的第四十六年，有个叫冯·洛依曼的家伙首次启动了一台计算机。有识之士很快意识到，电脑将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绝无仅有、头脑冷静

以及无限忠诚的伙伴，人类从此与地球上打海德堡人就开始的孤独的 25 万年文明进程完全分道扬镳了。

1981 年，个人电脑开始进入家庭。

1997 年，Media Lab 展出了首套电脑时装。

2003 年，又有人把计算能力赋予了纸张和茶杯。

而时至今日 好家伙，即便是一支牙签，也会吵吵嚷嚷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便给喝醉了酒唏里糊涂的使用者一个合乎逻辑、简洁明了的忠告 这是一个多么热闹非凡的世界啊。

我要是再往下告诉你关于未来的一些事，你们或许会被弄糊涂了。咱们就从简单的现在开始说起吧。

话说那一天，我正在离地球表面只有 3 千米高的底层机动人专用步道上慢跑，打算在有生之年使我的塑胶肌肉更加有型和富有吸引力。不容否认，这是一项极为磨练耐心和跑鞋的痛苦工程。

“嘿，一个美人，看到了吗？”我的运动衣突然开口说道。

“在哪儿？”我问道。

“哎呀，妈呀，看那大腿！”帽子尖叫起来。

一时间，我的表带、手帕、衬衣领子纷纷躁动起来，争先恐后地叫道：“让我看看。”

我愤愤地把这些小家伙塞回原处，叫道：“都给我老实呆着——把眼镜给我。”

一架超微薄无框架眼镜从帽沿上滑下来，稳稳当地落在我的鼻梁上。

我回过头去，突然间热泪盈眶，因为那儿确实确实有一个天生尤物。即使是在这个各种先锋时尚横行的时代里她的衣服也是显得极为超前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曲线在柔滑的外衣下暴露无遗。她悠闲地走在栽满了法国梧桐的第 5——227 大道上，一路撒播下阳光和可以与飞蛾媲美的性外激素，漂亮的大腿在阳光下优雅地伸展弯曲着。

“我要得到她！”我说，知道不论什么力量都难以阻止我。我大踏步向前走去，只想着一把抱住她，向她那如梦如幻般的嘴唇吻去。

“站住！”一声断喝打断了我的遐想，“你疯了吗？”我的帽子大声斥责道，“也不撒泡尿看看你现在的形象，一件破破烂烂的运动衣，露出脚趾头的跑鞋。就这么冒冒失失地冲上去，别说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就算是一个母夜叉也会给你吓跑。”

“这简直是侮辱。”我的运动衣叫道，“我只破了三个洞，有一个还在背后，凭什么叫我破破烂烂！我要求和帽子决斗！”

“得了吧你！”帽子以压倒一切的声音喊道，“我是从著名的梦幻玛丽时装工厂生产出来的，编号 9215，由时装大师丹卡·尔皮亲自设计，拥有五级电脑，用不着一件只有三级电脑的穷运动衣来教我该怎么办。”

我泄下气来，问帽子：“我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以每小时 70 公里的速度往公寓里狂奔，试图及早履行帽子给我的忠告，考虑到我只装着适用于慢跑的机动跑腿，这个速度已经算是相当惊人。

来不及向我的公寓车道、门廊及旋转楼梯问好，我一头窜进浴室，指示大衣橱和穿衣镜立即给我提供一套适用于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浪漫场合的穿着打扮。

“我爱上一个妞啦！”我大声宣布道。

大衣橱装出一副漫不在乎的倨傲神情说道，他可不想在一大清早就打乱整天的计划，为了一个在街上闲逛的女人而把自己的主人打扮成一个花花公子，有时间他宁愿坐下来喝杯茶或者看看报纸。“有空的时候你也应该象我一样坐下来学点东西，”他咆哮道，“而不是上街往女人的大腿上看。”

“我说算了吧你，”穿衣镜摆出母鸡护小崽的架头嚷道，“平时需要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现在你在干嘛，当我们的主人找到幸福的时候你却跳出来了——哦，你要知道我打小的时候起就多么多么盼望能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来陪伴我，在我的身上留下她的倩影啊！”

“她会成为你们的女主人的。”我恳求道，“显显手艺吧，伙伴们，我希望你们能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别让她把你们看成庸俗的不通时尚的服装工作者。”

我的激将法奏效了。“不通时尚？”大衣橱愤怒地叫道，“不通时尚？我要让你开开眼界，什么叫做拥有六级服装评定职称的大衣橱。告诉我那个姑娘的衣着，我要给你设计一套天衣无缝的情侣配装，无论哪个傻瓜都会看出来你们就是天生的一对。不通时尚？我要让事实把你的偏见击个粉碎！”

“我留下了她的外部影像。”眼镜报告说，“你们要我把她投射到墙上吗？”

一束光线投射到墙上，漫步在第 5-227 大道上的那位漂亮女郎活灵活現地浮现了出来。

镜子尖着嗓子叫了起来：“啊，她真漂亮，简直就是一位贵族小姐——她有可能是个公主吗？”

“她的外衣只是梦幻卡特时装工厂生产的，不是什么高档货，我看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公主。”大衣橱以挑剔的专业眼光盯着墙上的影像说道。

“第一次约会？”穿衣镜不理大衣橱故意找的茬，热心地向我盘问道。

“还没有约上呢。”我略显羞涩地承认道。让我高兴的是，橱子里的衣物看过了那位女郎的风采后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前往赴约。

“真是个美妞！我说，让我上吧，”一件风衣叫道，“我能充分显示男子汉的英姿！”

“为什么不能是我，”我的运动衣不服气地嚷，“再说，还是我第一个看到她的！”

我看中了一套缀满金片的华丽的天鹅绒礼服。

“你会吓坏她的！”大衣橱告诫说。

“可我想让她知道我是个富裕的单身汉。”

“衣服说明不了问题……”

“我能充分显示男子汉的英姿！”

“是我第一个看到她的！”

“……试试看用你的柔情和满腹才华去征服她。”大衣橱力不从心地试图用标准说教程序来打动我。

“你在开玩笑吗？”我绝望地吼道，“我要是有这些东西还要你们干什么？”

我的大衣橱和穿衣镜吵了半个钟头后，我的跑腿被换了下来，面皮用烧红的铁模子重新挤压成型，从内衣到内裤都换成了梦幻卡特工厂的产品，以拉近和我的梦中女郎的档次距离。镜子中最后出现的形象几乎让我掉下泪来，那是一个时髦的雅皮士和叛逆的野蛮人组成的情人混合物，还特别加上

了百分之七点五的神秘杀手表情，因为穿衣镜说女孩子都喜欢有神秘感的男人。

“很好，我很满意！”我忍住热泪说道。

“我也很满意。”帽子说，它被放在了最举足轻重的位置——我的脑袋上。

帽子坚持要参与我的爱情行动，虽然它只是一顶运动帽。我也很希望能在我的梦幻卡特时装中能有一个拥有五级电脑的梦幻玛丽的产品，不过这其中，我最满意的还是我的外套，它自称在说情话方面是一个呱呱叫的好手。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它大言不惭地夸耀道，“我配备了一个四级诗人电脑，自带超强一见二见甚至三见钟情缘定一生情话软件系统，据不完全统计，出击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二十三……”（“这个数字有点吓人，”它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说，“可能那台搞统计的电脑出了点问题。”）

这还有什么说的，我立刻抛下了那件绝望的天鹅绒礼服。

最后，我穿戴整齐，焕然一新地冲出公寓，前往第 5-227 大道寻觅我的爱情和幸福。

等回到第 5-227 大道时，我愤怒地回身想寻找一挺机关枪，一心只想杀个什么人，因为，该死的，当然啦，那个女孩早就没影了。

“你们这群混蛋！你们是故意的！我早就该冲上去泡她，结果却听你们的回去换什么衣服！”几个路人回过头来看我，在大街上对自己的外套发这么大的火可不是常有的事。

“给我找到她！”我怒吼道，“否则我就把你们撕成碎片，要不就把你们送给一个一辈子不洗衣服的流浪汉。你们这些破布片之间不是都联上网了吗？”

“这可不行，”外套断然拒绝道，“向网上漫游者打听主人的行踪是违背时装电脑总工会道德条约的；而且，主人，我必须提醒你，我是一件价值 3000 元的诗人电脑时装，自带情话软件系统，把我送给别人会极大地损害你的私有财产。”

“嘿，老家伙！”我冲一个衣裳褴褛的流浪汉喊道，“过来，你想要一顶丹卡·尔皮设计，梦幻玛丽工厂出产的帽子，或是自带超强一见二见甚至三见钟情缘定一生情话软件系统的外套吗？”

“她在比尔·盖茨广场！”帽子第一个屈服了，喊了出来。“美人鱼喷水池南边第二个爱奥尼亚柱头下面。”又一次看见斜倚在古老的罗马柱石下的那位女孩的优美体态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嗨，美人儿。”在休闲腿的帮助下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讪道。

“闭嘴！”外套气冲冲地喊道，“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着？”

“怎么啦？”我委屈地问道。

“哪有一上去就冒冒失失的，你想留下一个坏印象吗？”

“亲爱的……”我换了一个说法重新开口。

“噢，你这个无可救药的笨蛋，你的词库里就没有不那么肉麻的词了吗？”外套再次打断了我。

美人儿以一种令人心碎的动人姿势回过头来，目光中充满了柔情和……不屑：“嘿，傻当兵的，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头饰抢先开了口：“你这个蠢娘们，他根本不是当兵的。

依我看，他倒是个值得一泡的毛头小伙子。”

“谢谢。”我说，然后问我的外套，“现在我该说些什么？”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外套嘟囔道，“不过没关系，由 10244 套不同程序编写成的一见二见甚至三见钟情情话，任意组装使用足可以应付各种场合下的求爱场景。唔，第一步，你需要微笑。虽然有百分之十三的爱情从打骂和吵吵嚷嚷开始，但我肯定你不喜欢那样，不是吗？”

我尽了最大努力挤出了一个蒙派微笑。“是这样吗？微笑？”因为撇着嘴唇，我含含糊糊地问道。

“马马虎虎吧。唔，下面我们来第二步……噢，奇怪……看来你需要按一下‘详细说明’键……这是一个三重纠合的子数据库，我不能马上调出答案。”

“是吗？”我说道，把左手伸到领子里，抓住一粒暗藏的纽扣（即‘详细说明’键）猛扯了一下。

外套没有吭声。

“怎么回事？”我说，又扯了一下纽扣。

外套嘟嘟地叫了一声，一本正经地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道：“我找不到指定目录下的文件，请确认。如果还有问题，请和你的软件供应商联系我，你买的是正版软件吗？”

我生气地咬了外套领子一口，那儿是它的敏感地带。

“我认为你不应该把错误全算在我的头上，”外套委屈地说，“要不，我给你们念一首著名的颓废派电子诗人的新作吧……”我决定重捡那套庸俗的说词：“亲爱的……美人儿，你愿意和我去喝一杯咖啡吗？”

“我简直无法想象你会如此庸俗透顶。”外套忍不住评介说。

“我不喜欢这个家伙。”她的金色腰带说。

“闭上你的嘴不会有人把你当哑巴。”我的忠心耿耿的帽子反驳道，“你这个风骚的、只知道看见老鼠就尖叫的人造蛇皮制成的娘们。”

于是最后，在她的头饰和我的帽子的极力怂恿下，她答应了和我去喝一杯咖啡。

即使在咖啡馆里，帽子和腰带也在不停地拌着嘴，我的外套则和她的头饰展开了一场颓废派诗人和先锋派诗人谁是第八次浪潮的领头羊之争。

与此同时，她却对我的银行账户不感兴趣，对我下个月即将出息的几笔大生意也提不起精神来，甚至连咖啡也不想喝。整个下午，她只是无聊地带着一股蒙蒙胧胧的、懒洋洋的神情靠在椅子上，以一种漫不在乎的样子听着我失去了外套的指教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胡扯，只是不时地拿她那令人打心坎里发抖的眼睛瞅瞅窗外。

咖啡不耐烦地说道：“我说你们，要么就赶快亲个嘴儿然后去看场电影；要么就痛痛快快地把我们喝下去然后分手；你以为呆在杯子里等着变凉对我们咖啡来说是件有趣的事么？”

正是她那副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力量更加让我深深地迷上了她，一次又一次拙劣而无望地用一套套庸俗的说词向她发起了冲击，结果只引来了外套的讥笑。

“我要走了。”最后她说，丝毫没有邀请我上床的意思。我伤心地起身付了帐，将她送到门口，看来一场艳遇就此化为泡影了。

真是不巧，咖啡店外下起了一场没有预报的大雨。这情况对电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们无论在背诵大百科全书方面还是在作十的一百万次累

运算方面都有极为精彩的表现，但它们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会游泳。雨水让我们的身上冒起了阵阵青烟，还有电子元件短路后的嘟-嘟声。我们冒雨跑了两个街区才找到一辆出租车——趁着下雨，那位电子司机还宰了我们一刀。

看来一时无望找到另一辆出租车了，我们只好挤在一辆车里，打算让司机先送女孩回她的公寓，然后再送我回家。

挨了一通雨淋后，我可怜的帽子象是喝醉了酒，闭上嘴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便鼾声大作。它睡着了。

我悻悻地甩着帽子上的水，沉默了好一会的外套开口了：“喂，有人知道吗……方舟在哪儿？为什么鸽子还没有衔来它的橄榄枝？”它嘟嘟囔囔地抽了抽鼻子，开始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R%“难道盲荷马没有告诉你，

在二十英里深处，
寂静无声的海底上，
有一座爱情的雕像，
庄严而沉静。

伊利昂的城墙在阳光下晃动，
海伦的眼睛……” \$R%“嘿，”我说，“你是不是被水浇糊涂了？”

它继续用庄严的声调朗诵道：\$R%“看哪看哪，
我水中的爱人，

你的心跳，

荡漾起一圈圈的涟漪……” \$R%“闭嘴！”我压低声音吼道，“你是不是想死啊！”

好象是为了回答我的话，外套也提高了嗓门喊道：“死亡是什么？

有人说遥远世界的光彩，
能照亮沉睡者的魂灵——死亡是安眠。

死者思绪万千，
超过醒着和活着的人们。

啊，我凝视着高高的——”“你的外套可真有点意思，这是写给我的情诗吗？”坐在一旁的美人儿庸懒地说道。

“不，笨蛋，”她的腰带昏沉沉地反驳道，“雪莱这种文诌诌的梦话就打动你那廉价的心了吗？还是拜伦说得好：生命是一片凄凉，是狂风暴雨，地球已经腐朽，瘦骨嶙峋的人们相互吞噬，只有两片巨大的墓地在火中存留……”

我束手无策地瞪着这两位雄辩家，不知道出了什么错。

她不高兴地嘟起了嘴：“在咖啡屋里我已经听够了这种无聊话了，你就不能想点办法么？”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老实地承认。

“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副驾驶座去，我也会把腰带扔过去，然后我们让司机把隔音板升起来，行吗？”她提议道。

我勉强同意了。

于是，我除下了我还在的喋喋不休的外套，扔到了车厢前面。而她也解下了讨厌的说个不停的腰带——噢，噢，我的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她除下腰带后会是这样的，而她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的塑胶肌肉——不可思议但是自然而然。事情终于就那么发生了，就象一定会在两个青年男女中

发生的一样。我扔下外套，抓住了她的手。她的眼睛黑黑的，身子又光滑又年轻……我想那根本就不能怪我们俩。

现在，美人蒂丽成了我的妻子，她也是穿衣镜的宠儿和公主，甚至连大衣橱也很喜欢她，因为它的肚子里很快装满了她的华丽花哨的衣服。瞧啊，这就是人类在那个不再孤独的岁月里有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

我很感激帽子，感激我的穿衣镜，感激我的大衣橱，甚至还感激那件现在还在情话绵绵的外套。真的，我也很感激蒂丽的腰带，如果不是它罗罗嗦嗦个不停，也许我和她之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要不是从那以后它还在说个不停，现在它就不会躺在和它媒人身份不相称的黑暗阁楼里。

(完)

黑暗中归来

作者：潘海天

引子

已知的宇宙中有一万亿个星系：超星系团、多重星系、Irr 星系、涡旋星系、棒旋星系、赛佛特星系，蝎虎座 BL 型天体……银河系中有二千亿颗恒星：造父变星、超巨星、主序星、白矮星、中子星、脉冲星、超新星、黄道十二宫、八十八星座……

一 黑暗

然而，窗外是一片黑暗。

我绝望地盯着灰蒙蒙的电脑屏幕，试图在脑海中搭构出一个宇宙模型来。牧师还在一旁喋喋不休。

斯彭斯已经放弃了努力，偷偷地离开教学程式，打开了一个游戏。可是一小簇暗绿色的电火花随即在牧师的指间闪现，让他猛地坐直了身子。

这已经是他今天挨的第几鞭子了？我摇了摇头，百无聊赖地看了看屏幕上那片黑暗空间，注意力漫无边际地向四处浮动起来。牧师的铜制嘴巴就在我的眼前一张一合，我努力想捕捉住那些话的含义，它们却象流水一样掠过我的耳边。我知道自己今天又无能为力了，于是低下头在桌子上画了一个裸女图……牧师猛地伸出一只钢铁长臂敲了敲我的桌子。

“阿域！”姑姑正生气地嚷道。

“什么？”我吓了一跳，飞快地挺直了身子，用手掌盖住桌子。光线从舱顶的冷光灯中倾泻在那个钢铁浇成的庞然大物上，它的红眼睛闪着吓人的光。

“回答问题，小伙子！你刚才在听课吗？”牧师紧紧盯着我。

“我……”我竭力转动发木的脑筋，即使在糊弄像牧师这样没有自己大脑的机器人方面我也不是个行家。牧师直接听从姑姑的指挥，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我们毫无威胁。我可不想像斯彭斯那样当众挨鞭子。

斯彭斯在旁边直踩我的脚，他在他的荧光板上写着什么东西，但我什么都看不见。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你的问题……”我低声嘟囔道，“我不知道。”

姑姑让牧师继续恶狠狠地瞪着我：“不知道什么？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吗？”

“好吧，我刚才走神了。”看了一眼周围望着我的孩子，我不得不承认说。

牧师又盯了我一会儿，直到我垂下眼帘。我听见他摇了摇头，损耗过度的轴承发出了一阵难听的吱嘎声：“阿域，你真叫我失望。要记住所有的孩子都在看着你呢。”她严厉地补充了一句，“不要违抗教育程序。”

以和他笨重的外表不相称的利索，牧师转过身子，面向着整个教室问道：“那么谁来告诉我答案？”

孩子们沉默着，小秀树犹豫地抬了抬手。

“秀树。”姑姑说道。

他妈的，完全正确。我愤愤地想，自从他开始上课以来，姑姑总是拿我和他作比较。

我真厌烦这一切。

“完全正确。”姑姑尖声表扬道，同时让牧师转过身来狠狠盯了我一眼，“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密度最高的天体，我要把望远镜转向金牛座 A 方向……”电脑屏幕“啪”的一响，自动切换到烛龙观测室那架直径 1.5m 的望远镜头上。

屏幕上依旧是那片笼罩一切的黑暗。

可是姑姑无视于此，她继续嚷道：“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 PSR0531+21，脉冲周期 33 毫秒……”

有人在角落里嘀咕了一声，我的心跳了一下，那丫头又要惹事了。

果然，姑姑转过了教室里所有的二十个光电管红眼，怀疑地盯着角落：“迦香，你刚才在说什么？”

她小声但是清晰地说：“我刚才说，我们干嘛要听这些胡说八道，谁都知道，外面那儿什么也没有！”

噢，我呻吟了一声，这次太过份了，虽然没有人喜欢姑姑，但是从来没有孩子敢这样对姑姑说话。我意识到教室里一片寂静。小秀树冷漠地掉过头去，关注着自己面前的屏幕。他以前对其他人也总是这么冷淡，我想道。

姑姑有一阵子好像被这意外的反抗搞懵了，但她马上恶狠狠地握紧了鞭子：“不要违抗教育程序！你想触犯戒条吗？”

我不敢回过头去，但却比任何人都更关注这场争斗——但愿她能想起我的话：别作声，傻瓜！什么都别说。

迦香不再吭气。可她还在咬着嘴唇，毫不服气地回瞪着牧师。我预计到她目无尊长的下场，于是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中午下课后到禁闭室去，不许吃午饭，你需要好好反省反省。”姑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了起来，她看了我和斯彭斯一眼，暴怒地补充道。“你们三个都去。”

又倒霉了，我想，早就知道会这样。

禁闭室里又挤又暗，只有一盏昏暗的荧光灯闪着光，叫人心烦意乱。上一次只有我和迦香在里面，可是这一次加上斯彭斯就不那么令人激动了。

斯彭斯属于印地安人种，也许是一个克里克混血儿，至少迦香是这么

说的，不过唯一体现出来的是——他比我还小三岁，可是块头已经比任何人的都要大，以至于他的饭量也比任何人的大。他悲叹着揉着肚子说：“我简直饿得要命，我早提醒过你们，不要在吃饭前犯错误——我以前这么说过吗？”

我生气地踹了他一脚：“往边上挤挤，你的胳膊肘顶在我的肋骨上了。”

要不是那只蟑螂帮忙，迦香压根儿不打算理我，她打出生起就是一个固执得要命的姑娘。

“别作傻子了。”后来我说。

“可是那儿确实什么也没有……”迦香转过身去抚弄着金属墙上亮闪闪的镀铬窗框，把脸庞贴在那冰凉黑暗的玻璃上，“你真的相信有星星吗？从我出生起，外面就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即使是烛龙也看不见。姑姑却告诉我们那儿是光的海洋，成千成亿颗无法想象的巨大火球，喷射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几百万度的高热表面，光线能刺瞎你的双眼——你能想象得出吗？”

“史东告诉过我，”斯彭斯插嘴说，“宇宙已经终结了——他从一张光盘上读到过——总有一天，所有的恒星都会象蜡烛一样暗淡下去，然后一个一个地熄灭。黑暗将统治一切直至宇宙末日。也许现在已经到世界末日了。”

“别听他的鬼话，”我生气地说，“史东是个疯子，他崇拜黑暗，总在背地里给那些不懂事的孩子灌输自己的理论。”

“我是不懂事的孩子吗？”斯彭斯不高兴地说。

我闭上眼睛，不去看窗外那撩人的黑暗，记忆象流水般从封存已久的角落里漫出来：“……很早以前，有人曾经告诉过我，我们正在暗物质中飞行。我当时不明白他的话，后来在姑姑那儿也查不到更多暗物质的性质。不过有份资料推测它没有电磁辐射，所以我们无法发现它——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等一等，”斯彭斯说，“暗物质的理论我也见过，可它被姑姑归在了 U 区——不可信赖和未经证实的——因为除了一个关于 的极度理想主义化的数值猜测，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证据。”

“什么？”迦香问。

“是宇宙学中最为神圣的一个数，”我解释说，“它是宇宙密度和临界值（每立方码三个氢原子）之比，从数学和美学角度来看，正好等于 1 时，宇宙是最简单也是最美的，衰老的宇宙像凤凰一样能在火中重生——而要等于一，宇宙中就必须有大量的我们观测不到的暗物质和隐物质存在。”

迦香犹豫了一会儿：“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暗物质，就会小于 1——那么宇宙的将会是什么样？”

我叹了一口气，抬头望向窗外，那儿是永恒的黑暗。如果 小于 1，那么宇宙将是开放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它将永远地膨胀下去，恒星将燃烧殆尽，星系团越离越远，一个稀薄的充满灰烬的宇宙。一个黑暗的宇宙。

“史东说的宇宙。”斯彭斯说。

“可我相信，他告诉过我，宇宙一定是简单和最美的。他的话我一定要相信。”我说道，捏紧了拳头。

斯彭斯怀疑地问：“他是谁？我不记得飞船上有比你更疯的人了。”

“别管他是谁，”我烦躁地说，“你当然忘记了。你只懂得每天去钻那些黑管子，或者玩你的多巴胺。”

斯彭斯退缩了一下：“干嘛那么凶？暗物质，算是暗物质好了。我听你的，谁叫你是头儿呢。”

我没理他：“好啦，傻丫头，我们算是和好了？”

二 迦香

迦香是个傻瓜，一个难以说服的女孩子。她从来都不轻易相信什么，周身总是散发出一种压抑不住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在窄小的船上通常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她显出与众不同的可爱、健康、体态优美。她的牙齿雪白，又尖又小，腰身纤细。即使在刚进禁闭室她怒气冲冲地皱着眉，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时也让我着迷。

“别作傻子啦。”那时候我劝她说。

“我傻吗？”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儿什么也没有？”

她掉过头去，不想理我。

“你的宠物跑出来了。”斯彭斯在一旁几乎是兴高采烈地报告说。

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只蟑螂正从禁闭室一条生锈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傲慢无礼地大步向前奔来。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油乎乎的脏家伙总是使我发怵至极，自从笨头笨脑的埃伯哈德把装着小蟑螂的试管打翻以后，几乎满船上都是这种脏玩艺儿了。我叫了一嗓子，猛地窜到了桌子上，把吊灯撞得晃动了起来。乱成一团的黑影在窄小的舱室里发了疯地转了起来，仿佛整个禁闭室都在旋转。

“别闹了。”迦香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光着手抓住了那只倒霉的闯入者，把它扔进了供回收的垃圾通道中。

“不生气了？”我问她。

“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她她错了。”迦香说。

我叹了口气：“这没有用，迦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即便是姑姑也不允许违抗教育程序，她是自己的囚徒。”

“她不该因为我说实话就惩罚我们。”迦香说。

“傻瓜，”我嘲笑道，“她把你关进了禁闭室。姑姑是不容置辩的。她永远不会出错。”

“是吗？”迦香歪着头地瞅了瞅我，“这么说上次关禁闭真的是因为你打翻了试管罗？”

“见鬼，那是埃伯哈德打翻的，”我说，“我被关起来是因为一切都搞糟了，姑姑很生气。她是个责任心很重的老太婆，她认为我们出的每一次错都是因为她没有尽到管教和引导的责任。我们以前就该明白，她唠叨个不停只是为了缓解她自己的心理紧张，我们有没有在听，想些什么根本就无关紧要！”

“可是总有一天，你总得面对面地告诉她错了。”迦香说。

“为什么是我？”我悲叹道。

“因为你是这儿的船长！”迦香毫不含糊地说。

那时候迦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上天文课，后来她来得越来越少了，她只是个荷载科学家，不需要上宇航员的课。她的专业是搞生物研究的，大部分时候她总是呆在植物园里和那些瓶瓶罐罐们呆在一起。

那儿是飞船上最大的一个空间。这个令人惊愕的地方是块肥沃、富饶而不可思议的天堂。实际上它是一个梭形温室，不论何时总是灯火通明；想想那些碳作物、蛋白质作物和维生素作物；那些仿佛在散发出土壤气息的、粘滑的肥料；由植物、光线、阴影形成的奇怪世界；我们把它称之为天堂是因为它确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里面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6%，对植物有益而对人是有毒的——那是个无法企及的世界。三条走廊交汇到这儿，而在高高的走廊下面就是阴暗的死气沉沉的飞船底舱。

再后来斯彭斯也抛弃了他的爱好，不再跟着蜘蛛满船乱爬——他获准进入了烛龙，成为第五位进入飞船核心地带的人——我也就几乎找不着人陪我闲荡了。每天下午的自由时间里，我要么在舱房里沉湎于睡眠之中，要么跑去给迦香的植物园添乱——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她这么说也颇有理由，迦香头一次被关禁闭就和我密切相关。

那一次我一走进紧挨着天堂边的胚胎室，她就噓了一声，“别出声。”她说。

“我还没出声呢。”我说。

迦香站在两盏解剖灯之间，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襟工作服，发梢在灯光下闪着微光，就像是在柔风的吹拂下。她俯身在解剖台上，好像一个丛林精灵正俯身在那些充满魔力的瓶瓶罐罐上。隔着一堵钢金属和玻璃墙，就是那个充满银色、淡青和深绿色的光线的透明世界。

我好奇地凑过头去，立刻大叫了一声——试管里有一大堆黑糊糊的拼命蠕动的节肢目动物，它们那成百上千只油腻腻的飞舞的脚爪让我恶心得要命。

迦香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她正在耐心地用一个真空吸管把那些丑家伙从大试管里分到一个个小小的带透气罩的玻璃培养皿中。

“这些是什么怪物？”我压低嗓音问道。

“亚美利加蟑螂，”迦香回答我说，“我在帮姑姑把它们转移到培养皿里。”她调整了一下紫外灯的角度，灯光照耀下，那些蟑螂们乱哄哄地爬得更起劲了。“你让它们紧张了。”迦香说。

“为什么？”我说，“我压根儿就不想碰它们一指头。”

“它们本能的反应，饥渴、恐惧、憎恶，我们是不能想象的。人类的动机都很复杂，所以无法理解昆虫类的简单。”迦香微笑着瞥了我一眼，仿佛我就是那个很复杂的人类代表。

“可我们干嘛要带上这些东西？”

“这是我上课用的，”迦香解释说，“我要上一些神经生物学的解剖课程，这些昆虫是最好的实验品。哺乳动物需要更多的空气和食物，这些小家伙的要求可低得多了——我说，你既然来了，就帮我把这些培养皿送到恒温室去。”

“我才不想碰那鬼东西呢。”我捏紧了拳头，宣布说，坐下来翻检那些看上去比较有趣的玻璃容器。有两个空玻璃管上的标签写的是“AA——T12，冷冻胚胎室”。

“胚胎？”我说，我的情绪莫名其妙的低沉了下来，“这些昆虫也是这么来的——从试管中诞生？”

“怎么啦？”迦香问道，她一定觉得我的样子很好笑。

“这些家伙——它们生下来就是实验的工具。你用这些虫子做神经反射

实验根本没有意义——”我捏紧了拳头，一种难以言诉的震颤像水银一样顺着掌心浮动，让我的思维摇摇晃晃，轰轰烈烈地穿过那些光线、植物、烛龙和黑夜。

“——因为，”我摇摇头甩去幻象，“你得到的实验数据都将是错的。它们在这种环境里会发疯，它们会把精神病一代传给一代。就像姑姑把精神病传染给我们一样。”

“小心戒条，在这儿姑姑听得见你的话。”迦香看着我，她开始担心了，“是不是史东去找你胡说八道了？你今天有点不对劲，你病了吗？”

“去他妈的戒条，”我平时不老这么说话，但那天下午我觉得自己不容反驳，“我们的目的地如此的遥远，以至于生下来就要呆在这只破船上吃无土栽培的翼豆，呼吸还原过的空气，还要和这些油乎乎的甲克虫一起飞行——而我却连牢骚也不能发？我们没有未来，我们的航行没有目的，这一切根本就没有意义！我们只是被一个一个地剥开，和你的亚美利加蟑螂一样，被那台老机器慢慢地解剖分析着，它只是想知道我们在这种疯狂环境下的反应，看看到底那一种族的人类更适合于宇宙航行。”我握紧拳头，温暖的水银爬上我的大脑，我甚至没有发现自己拎起了那只装满了爬虫的玻璃管子挥舞。

“阿域，”迦香警觉起来，生气地说，“多巴胺会使你上瘾的。斯彭斯不该给你神经震颤器，它只会让你们精神分裂。把试管放下，你要把它打破了！”

震颤器是斯彭斯唯一成功组装起来的玩艺儿，它能依靠压力发射短微波电子脉冲刺激神经，使大脑皮层产生多巴胺——一种天然兴奋剂，那是一种能改变平衡感的药品，有点像在舱外微重力下时的感觉，轻飘飘的。这是我在飞船上能找到的少有的一点乐趣。

“别担心，我没有用震颤器。”我耍赖说，一边把那个小方盒子偷偷塞进口袋，“我今天虽然有点不清醒，但我碰都没有碰多巴胺一下。”

“我感觉很好。”我说。那天我感觉一直很好，直到后来埃伯哈德打破了装蟑螂的大试管。

三 埃伯哈德

“出什么事了？”埃伯哈德紧张不安地问。

他一出现在胚胎室的门口，我就知道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就要泡汤了。这个慢条斯理的，胖乎乎的荷载电子物理学专家是个破坏他人情绪的高手。

埃伯哈德是飞船上最聪明的人之一，差不多在所有的科目上他都能拿到优秀，不论是皮尔查德的经济学导论还是汉谟拉比的法律条文，他总能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他还能闭着眼睛算出波函数3次幂的乘积，毫无疑问，他是个天才。

他的根本性缺点可能就在于他分不清所学到的和生活的区别。他总是——一味地维护飞船上不存在的秩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调和船上对姑姑的尊严和戒条发起的一次次争斗。

飞船上没有人喜欢姑姑，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他使自己变成了个极不讨人喜欢的孤僻的家伙。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傻子。

一看见我拿着的玻璃瓶子，他就惊愕得连嗓音都变了样。“船长，你不应该跑到这儿来。”他颇为严肃地说，“如果每一个人都随随便便到别人的工作室里窜门，那船上就全乱了套了。”他蹙着额头叹着气说，“再说姑姑看得

到这儿的一切，你难道不明白吗，她什么都会知道的。你又被挨罚，关进禁闭室或者做清洁，这成不了孩子们的好榜样。”

“别扯了，埃伯哈德。门口那只监视器已经坏了快一天了，那个老太婆什么都不会知道的。”我没好气地说，发现自己还拿着那只试管，连忙厌恶地把它扔到了桌上，就让它边缘处危险地晃动着。

“坏了？”埃伯哈德惊恐地大声说道，“快一天了？他们应该马上报告的，维修机器人一会儿就能把它修好。我真不明白现在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担起责任来。我们只有唯一的一条船，它也许还要在一条危险的航线上跑很久，”埃伯哈德痛苦地说道，“如果我们这些船员不关心它，那么谁还会关心它呢？总有一天，它会象泰坦尼克号那样沉掉。”

“行啦，埃伯哈德，”我生气地说，“上次你就说过我们会象什么什么号一样炸掉，或者象什么什么家伙那样消失掉。不要再看那些灾难小说了，它们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埃伯哈德犹豫了一会儿，迟疑地问我，“我想问一下，你是否知道监视器为什么不起作用了？那会变得很危险吗？”

“知道，”我说，“斯彭斯把它的调压平衡器拆掉了。”

埃伯哈德脸色变得刷白。“他做了什么？”他皱起眉头说：“这是违反戒条的。他不应该这么做。如果他已经这么做了，”他极其痛苦地看着我，“船长，我们要去报告给姑姑吗？”

我转过身，满腹怀疑地直盯着他。埃伯哈德的脸上是一副纯洁、诚实的表情，他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姑姑不喜欢的事情。不论船上有谁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他总是痛苦得发疯。要不是他是个傻子，他的正直品性简直令人惊叹。

“你要是敢对别人说一个字，我就把你塞到垃圾口冲到太空去。”我说，“到底你是船长还是我是船长？”

埃伯哈德打了个寒噤，退缩了。

“听我说，你到底想不想帮我把它拿到恒温室去。”迦香说。“别把它搁在桌子边上好吗？”

“我死也不会去碰那鬼东西。”我厌恶地说。

“让我来吧，”埃伯哈德自告奋勇地说。“这玩意儿有危险么？”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伸出又短又粗的指头去抓试管，活象去拿一管硝化甘油。

如果说我在整件事中也有错的话，那就是我不该恶意地在他碰到试管的一瞬间用大拇指猛地捅他一下。

埃伯哈德象是中了一枪，整个人跳了起来，带着一种他自己绝不会意识到的逃避危险的快速反应把装满了小爬虫的试管远远地扔了出去。试管在解剖桌后面的角落里飞散成万千块玻璃碎片。有几只蟑螂给埃伯哈德的这种不人道做法吓傻了，昏头昏脑地扎在玻璃碎屑里爬不起身来，但是大部分蟑螂们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开它们那小小的油质翅膀四处逃命。

迦香尖叫一声，伸手去按电磁门的开关。在门缝合拢之前，还是有几只勇敢的蟑螂象阿尔戈号穿过达达尼昂海峡一样飞快地冲出生天，逃之夭夭了。

埃伯哈德疯狂地嚎叫，弄得我以为他被蟑螂吃掉了。说实话，我心里也怕得要命。

我以前从来没有让数不清的恶心玩意儿劈头盖脸地扑到身上来过。

迦香拂去扑到脸上的几只蟑螂，摸索着打开了一个喷雾器，一股生物麻醉剂一直扑到我的脸上，暴动的蟑螂们这才老实了下来。

惊魂甫定，我转过身凶狠地盯住埃伯哈德，“好了，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愚蠢透顶的胖水桶。放跑了这些蟑螂，现在你满意了？”

埃伯哈德慌了神儿，“我只不过想帮你。”他说。他总是千方百计想帮助别人，我生气地想，“这玩意儿有危险吗？”“不会出什么事吧？”他总是心惊胆战地问着，而只要他在就不可能没有危险。

“你这回可完了，”我幸灾乐祸地说，“瞧你干的好事。打翻了试管！姑姑会把你关起来的。”

“阿域，别对埃伯哈德那样，这事你也有份。”迦香生气地说。

门外有几个小孩尖叫起来，姑姑肯定发现这边出了什么事。牧师怒气冲冲的脚步声从门外的廊道下传来，埃伯哈德吓得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噢，不。”他可怜巴巴地说，“姑姑不会惩罚我的，是吧？我从来没有犯过错。”

脚步声停在了门口。“他来抓你了。”我几乎是高兴地说。

电磁门被砰地一声推开了，脸色阴沉的牧师冲进了房间，他大步穿过胚胎室，抓住了我和迦香，把我们关进了禁闭室。

我知道辩解是没有用的，只有在心里狠狠地诅咒拆掉监视器的那个疯子。这是我第一次出现在一个乱糟糟的场面却没有闯祸，但姑姑还是把我关进了禁闭室。要不是迦香在我身边，我简直要气疯了。

“就为了三只蟑螂，”我生气地嚷着，“三只小蟑螂。把我们关在这里是不公平的。”

“我倒希望姑姑不太明白我们闯的祸有这么大。”迦香反驳我说，“你知道蟑螂的繁殖能力吗？过三个星期，跑掉的一只雌蟑螂就会生出头一胎四十只小蟑螂来。如果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话，两年后，它就会有四千万只后代。”

“不可能，”我说，“你是在吓唬我。你猜会发生什么，两只雄蟑螂会为了争夺雌蟑螂大打出手，最后两败俱伤。那只可怜的雌蟑螂会孤零零地活着，然后干干净净地死掉。”我拍了拍衣服，得意地说。

被震动惊醒，一只小蟑螂从我的工作服口袋里钻了出来，摇了摇触角，飞快地溜入门缝，加入到自由世界中去了。我目瞪口呆地盯住它爬出去的缝，说不出话来。

迦香快活地在一旁说：“现在是四只蟑螂了。”

四 斯彭斯

刚从婴儿室里出来的小孩会把飞船看成一座由数不清的门槛，一模一样的长廊和让人晕眩的梯子组成的巨大迷宫。时间很快就让我们发现这是个可笑的假象。它的内舱室长 800 米，宽 60 米，共有五层，这是一个压抑狭小的洞穴，每一条缝隙都受着姑姑的监视——也许只有底舱是个例外。

底舱是飞船上最古老的部分。它和我们现在居住的上层甲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那儿是巨大的超尺度的引擎所在地，还有最古老的船员生活区。那个建造它的星球不论是否已经毁灭，他们所能留下的全部智慧和文化都已延展

在这艘冷冰冰的机械飞船中。

每一个最小的焊点，最小的螺丝都延续着祖先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对待宇宙的态度。

这也许就是斯彭斯如此迷恋飞船上各种机械的原因。

飞船各层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中庭，站在底层往上看，在一条条横架中庭空间的玻璃廊道的远远的正上方，就是发出柔和的淡淡的光线的“烛龙”，一条陡得眩目的旋梯直通到它那狭小的入口处。它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姑姑在人类艺术课中提及的罗马万神庙穹顶中央所开的圆洞。万神庙的圆洞是古罗马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联系，烛龙则是孩子们和姑姑之间的维系，那儿是姑姑的最神圣的大脑所在，只有渡过了成人仪式的孩子们才会被获准进入，那几乎是一种荣耀。

在平时，姑姑从不和任何人直接交流，只有那些牧师和蜘蛛们——她的各种化身在黑黝黝的通道里静悄悄地漫步，维系着这个庞大世界的秩序和运转。

无可置疑，飞船正在慢慢地死去，它的肢体在磨损，分解；它的亮晶晶的金属外壳在生锈，腐烂；它那庞大得不可想象的仓库区中的不可回收物质已经渐渐损耗殆尽。姑姑不得不关闭了几个不会危及生存资源的舱室，将能用的资料首先被用于烛龙、先锋船、引擎室……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地方。姑姑相信引擎区没有孩子们的干扰会工作得更好，因此把底舱也关闭了。

底舱被关闭后不允许任何人的进入，因此也就失去了控制、照明、通风以及监视的必要。姑姑没有想到，在一段时期里，那块角落变成了爱冒险干点傻事的孩子们青睐的宝地。

那儿封闭后我只去过一次。黑暗和死亡象尸衣一样紧紧地包裹着我，到处充满了想象出来的恐惧。尘土，生锈的滑轮轨迹，废弃的零件。但是在这些第一眼带来的感觉后面，它仿佛拥有我们一直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个舱室中生活，衰老，死去。

它留下的是漫长的岁月和传说。走在底舱黑暗的，看不到四周因此仿佛没有边界的巨大空间里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横跨几个世纪的力量，那些远古的人们把一切留给了他们永远也不会看到的在计算机教导下学习和成长的后代，而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飞船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宇宙空间，孩子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他们以及他们的世界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复存在了。虽然孩子们传说他们的灵魂还会在那儿俯瞰着我们。

那儿还有一个废弃的儿童游乐区，拂去厚厚的铁锈，还能分辨出木马、滑梯和双人秋千。只有最大的孩子在这儿玩过。我和秀树。可是秀树已经死了。我不由自主想起了秀树，他的魂灵也会在这儿飘荡吗，还是会飘荡在外面，在他死去的地方，在那些永远无法捉摸的黑暗空间里？

在他死去的时候，四周的黑暗也象滞室的浓雾一样厚重。在底舱黑暗的空间中，他那白色的身影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晃动。我逃出底舱的时候已经惊恐万状了。我忘掉了底舱带来的所有那些重大沉思，发誓再也不往那儿走一步了。

也许只有斯彭斯是能真正不在乎那儿的阴森气氛的人，在那次让姑姑大发雷霆的跟在蜘蛛后面的游荡中，斯彭斯甚至在底舱捡到了一个亮晶晶的玻璃六面体，把玻璃体反转过来，一些晶亮的色素微粒会在其中组成一幅幅有趣的活动画面。那是地球上严冬的森林景象，白雪皑皑的林地中四望空寂，

然后，渐渐能看到几只秃雕在天上盘旋；公麝背着寒风而立，缓缓地吐着白气；几只山雀拥挤着蹲在树上耸起羽毛取暖，一只黑熊缩在老树的断干中冬眠，它的心跳每分钟只有十次。奇怪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六面体上却刻着“死亡”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仿佛刻字人在这之前已经耗尽了每一分力气。

“刻字的家伙一定是个和史东一样的疯子。”斯彭斯说。

“死亡，”史东在餐厅里说，“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将死去，以接受最后审判。”

“听着，史东，”我生气地说，“你要是不停止向小孩散布这种言论，我就把这事报告给姑姑。”

“你不会去报告的。”他恶狠狠地说，看透了我的伪装，转身走了，他身上怀有一种激烈的情绪，令人不安。

史东总是对自己的意见和某种事物充满狂热的激情。自从在存储器里发现了一些宗教文稿之后，他把自己的所有激情都投入到这些神灵崇拜和信仰之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听信他那些瞒着姑姑传播的煽动性的预言。甚至斯彭斯这种家伙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可疑的倾向。

“你为什么不去报告？”斯彭斯问。

“我不能利用姑姑去对付另一个异教徒！”我烦躁地回答说。

我说过没有，斯彭斯是个大个子，但他的模样长得挺斯文，要是在平时，你看见他两手插在兜里，低着头走路，还会以为他会是一个什么老实家伙呢。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你准能发现他正趴在哪儿起劲地撬着一个电磁锁或是别的一个什么机械玩艺儿。他的兜总是鼓鼓囊囊的，里面塞满了细铁丝，薄铁皮，以及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小零件。

中肯地说一句，这家伙纯粹是一个蹩脚的机械迷，几乎所有的东西到了他手里都会被大卸八块，却再也装不起来。有一阵子他突然对飞船结构有了兴趣，抛下专业课不上，跟在几只蜘蛛的后面爬遍了全船。他游荡了所有阴暗的角落，在底舱废弃的舱室中，他捡到一个玻璃六面体，上面刻着隐含着无可比拟的巨大时间之前的文字；在烛龙发黑的黄铜门面前，他被电击了无数次。那些日子简直是蜘蛛们的噩梦，姑姑几乎启动了所有的备用蜘蛛跟在斯彭斯的后面来收拾残局。

没有人会相信斯彭斯会突然抛下他所钟爱的机械事业和蜘蛛朋友们，把全部热情投入到他的物理专业中去，可这事居然还是发生了。我拿定主意再也不能相信这种人了。

斯彭斯早就度过了他的14岁成人仪式，可是他总是习惯在获准进入烛龙之前犯上几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于是又被姑姑取消了资格。

这么着，斯彭斯虽然比埃伯哈德大一岁，却是在他之后第五个踏入烛龙的船员。前面四个人是我、史东、埃伯哈德，以及当飞船从沉睡中苏醒来时拥有的第一位孩子。

站在楼梯休息平台上，斯彭斯美得呲着牙直乐，他在漫游全船的日子里无数次想溜进去的烛龙观测厅的大门终于向他打开了。虽然他堪称一个拆卸天才，但还是在烛龙的门锁前败下阵来。仿佛有人早意识到有人会试图过早地闯入这个神圣的殿堂，这道门锁上装有DNA分子检测装置，胚胎解冻满14年之后，它所携带的DNA分子式才可能被姑姑输入其中。其他任何不合法的闯入者都会被门上携带的高压电所击倒。斯彭斯一定对这一点印象深

刻。

“欢迎你，小家伙。”我坐在观测转台上那张舒适的座椅上说。要不是为了斯彭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来这种地方。此刻，斯彭斯却没有理会我的招呼，我意识到这位新成员正像个傻瓜一样张大了嘴，站在观测厅的门边。

“你不是很想了解飞船吗？”我说，“在那些黑暗的走道里瞎钻只能是浪费时间，飞船的精华实际上都在这儿。”

任何头一次进观测厅的人，反应都会和斯彭斯差不多。这儿像是个优雅的带穹顶的圆形小剧场，一个仿佛由巨大水晶构成的球壁包容着它。特殊设计的壁灯只有朦朦胧胧地照亮圆厅的下半部，金属地面光滑如镜，反射着暗红的光亮。

有半边的圆墙上排满了发亮的小格，每个小格里是一块极其脆弱的记忆水晶，神秘的火花在其间星星点点地闪烁跳跃，这儿就是神圣的程序所在地，是飞船上体积最小，也是最重要的货物储存地。整个人类文明的知识都存储于此。如果愿意，也可以这么说，这儿是姑姑的大脑。

气势更加逼人的另半边圆弧吸引了斯彭斯的视线，它实际上是全透明的。阴森可怖的黑色深渊赤裸裸地展示在每个人的面前。在黑暗笼罩的穹顶下，是烛龙那八爪鱼般巨大的铝钢躯体，一抹暗淡的红光舔着它光滑冰冷的金色表层。

“别去碰那玩艺儿，”我告诫他说，“那是姑姑最精密的仪器之一，我们必须依赖它寻找目的地（如果有的话），如果你胆敢拆下烛龙的一枚螺丝，就死定了。”

“听着，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就干脆别到这儿来，我们不在乎你。”史东在一边冷冷地说。

观测室里的其他大孩子没有说话，他们看着斯彭斯的眼光是冷冷的，他们不喜欢他。

我伤心地想，我们船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互相不喜欢。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几乎马上就同样憎恨斯彭斯了。

从踏入观测厅发光的金属门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原来的机械迷斯彭斯了。基因中深深埋藏着的遗传条码攥住了他，让他看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天生是一名优秀的天体物理学家。从那一天起，他以一种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到烛龙的物理观测和研究中，把机械学和我这个昔日旧友抛到了一边。

五 秀树

一阵阵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的震撼越来越频繁地靠近了飞船，不安的情绪开始笼罩在我的心头上。先锋船再次靠近了，母船正在对它的质量引力做出反应。每隔6个月，先锋船就要返航检修，那也正是宇航员出舱的日子。

我害怕出舱去。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对外面的那片黑暗空间充满了恐惧和憎恶之情。

因为在执行第一次出舱任务时，我就被吓得惊慌失措。在过渡舱外我见不到一丝光亮，从飞船舷窗里露出的每一道光线仿佛都被这黑暗抓住扼死，秀树在我耳边不断地呻吟。

就在那一次之后，我开始疯狂地设法逃避出舱。

但是，这一次事情看来无可挽回。姑姑认为，有三个孩子必须在我的带领下作第一次的出舱训练。我说过，姑姑是不容反驳的。

过渡舱在底层甲板上，这不是秀树在其中死去的过渡舱，最早使用的过渡舱属于被封闭的区间，但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被迫套上了又厚又重的宇航服，和三个小家伙挤在狭小的舱内。舱内带金属味的空气让我觉得刺鼻难受。只要想着外面的黑色深渊就能让我越来越害怕。后来，我站在那儿，开始憎恨起那些孩子，要不是这些总是需要照顾的孩子，我本来用不着站在这儿，用不着在外面那冰冷的黑暗中面对过去。

我抬头想瞪瞪过渡舱中的那几个孩子，却猛地打了个寒战——我没想到小秀树也在其中。他长得和死去的船长一模一样。门栓咔哒一声合上了，头脑中那些刺痛人的细节像令人窒息的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浑身冒汗，这个不吉祥的巧合是如此地狰狞可怖。

他没有看我。刚出生时他就和原来的船长一样自信、目标明确。他的成绩也总是比我好。他根本用不着我的指引。

另外两个孩子正怯生生地望着我，仿佛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我转过头冲着那两个孩子没好气地说道：“操作手册！看看你们的操作手册！再检查一遍你们的安全绳，把它扣好。”

两个孩子楞楞地看着我，好象什么也没听见，其中一个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我生气地说：“喂，怎么啦？我说检查安全绳！”另一个孩子也动起了嘴唇，但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

我越来越感到恐惧，冲着对讲机喊道：“出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人理我。小秀树的脸上是一副怪异的表情，他的目光仿佛穿过了我的身体。我惊慌失措地回头张望，却什么也没有看到。我的惊恐感染了孩子们，他们瞪大了眼睛起劲地动着嘴唇，我却什么也听不到。

出什么错了。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抓住了我，我吓得浑身冰凉，对讲机里一片死寂，我觉得仿佛一下子被所有的人抛弃了。没有人能听见我的话，他们将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他们将会把我一个人孤单地留在这儿，留在这可怕的地方。

“回答我！回答我！我什么也没听见，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痛苦地尖声叫道，控制不住自己，疯狂地踢起了舱门。孩子们被吓坏了，有一个小孩打起了嗝，两眼极恐怖地向上翻了起来。但我还是什么也听不见。

我没有理会出事的孩子，歇斯底里地捏起双拳，敲打着舱门。“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我冲着舱内的监视器拼命地吼道。有一瞬间，我觉得又回到了八年前出了事故的那一刻，那时候，舱门也是这么矗立着一动不动。

“让我离开这儿。”我大声叫道，知道谁也听不见，忍不住哭了起来。

姑姑把我放了出来。她很生气，因为宇航服的对讲系统出了故障，还因为我的表现实在差劲。

对讲机被破坏了，这搅得埃伯哈德很是不安，后来他跑来找我说：“你应该找斯彭斯查问一下，他是不是又拆了对讲机。这样干简直太危险了。他会跟你说实话的。”

“当然是我拆的，”斯彭斯瞪着眼告诉我，“是你让我拆的，不是吗？上个星期你告诉我不想出舱去，要我想想办法，对吧。”

我已经忘了这回事了。后来我什么也没告诉埃伯哈德。

从过渡舱里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见一见迦香。在过渡舱外，姑姑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忙乱的蜘蛛和救护机器人发出各种刺耳嘈杂的声音象旋涡一样把我围绕在中间。在我扰起的这一片纷乱中，我感到极度疲倦。小秀树曾经走到我的跟前，他眼光里流出的轻蔑让我无地自容。我知道，没有人看得起我这个船长，即使是斯彭斯，我想他也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难以信赖的玩伴。飞船上存在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意义，除了那个小女孩，也许她是真正理解我的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和迦香见过面了。突然间，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想和她单独在一起，即使这需要打破誓言再下到底舱去。

蜷着双腿缩在冷却管的后面，能看到从上一层舱室漏下的灯光。那些矗立在过道两侧的巨大机器都以一种奇特的、超现实主义的比例倾斜着，投到墙上的影子很容易让人胡思乱想。我刚开始有点后悔，一团小小的黑影溜了进来。

“迦香？”

“是我。”她说，

我碰着了一只细长柔软的手，她摸索着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

“那个孩子没事吧？”我有点内疚地问。

“他还好，有些紧张过度了，姑姑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她犹豫了一下，说道，“情况很不好的是你，阿域。”

我虚弱地一笑：“今天的事你都看到了。真糟糕，不是吗？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混得还挺好。”

“你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即使害怕也不该表现出来，阿域，你是船长啊。”

“别傻了，你们为什么老觉得我是船长，我不是！”我愤怒地叫了起来，“我什么也不是！要不是那一次事故……”我哽咽着说，“我根本就算不上船长。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在害怕。我害怕做船长，我害怕出舱去，我害怕黑暗。就是在底舱这儿，我也觉得害怕。”

“我知道，”迦香同情地看着我说，“你在害怕。但这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阿域，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心理上的黑暗时期，问题在于你什么时候才能走出黑暗——船长，你不相信自己吗？我们都是基因工程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是最优秀的。你可以是一名好船长！”

“胡说，我不行！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才是船上最大的傻瓜！我当不了船长！”我发火了，暴躁地反驳说。

“你并不是从小就害怕黑暗；你不愿意学习，也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你的专业；你的基因组本该把你塑成一名勇敢的宇航员，可你一直在拒绝它！”黑暗中，迦香把脸一直凑到我的眼前，“为什么？阿域，你到底在躲避什么？想想看，你为什么生气？是因为你知道我说得对。”

我闭上双眼，脸色苍白。黑暗像尸衣一样紧紧地抱裹着我。我努力回忆，却只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紧盯着我，一个白色的影子悄悄地掠过心头。“我不知道，”我烦躁地叫了起来，“我不想知道。”

迦香毫不放松地紧逼过来：“那么秀树呢？”

“什么？”我猛地抬起头。

“小秀树！你为什么要怕他。今天他也在舱里时，你很不对劲。”

我强作笑脸：“笑话，一个小毛孩子，我为什么要怕他。”

迦香默默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低下头，紧咬牙关，寒意从心头直冒上来。我又看见了那个白色的身影，看见了那张苍白的沾满血渍的脸。那是秀树的脸，另一个秀树的脸。他才是飞船真正的船长。

后来，姑姑紧急动用了宇航员储备，孕育出了新的船长。小秀树今年刚满8岁，已经显示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天赋，他简直和当年的秀树一模一样。所有的孩子都心知肚明，只要小秀树一满14岁，船长一职就非他莫属。

从小秀树出生那天起，我就一直躲着他，见面时我也从来没有给过他好声气。别的孩子对此视而不见，飞船上的日子早已让我们学会了互相漠视，也许只有敏感的迦香知道我是在逃避什么。

“把你的恶梦说出来，阿域，”迦香在我耳边悄声说道，“我会和你一起承担。”

“没有人记得什么了，”我说，“那一年，我才8岁……”

……耳机里传来阵阵刺耳的警报声，四周的黑暗浓厚得仿佛可以挥手搅动。我和秀树就像是无边的黑潮水中孤独无助的溺水者，而飞船的过渡舱那扇该死的门就是打不开。

秀树的脸在头盔后面若隐若现，消逝的每一秒钟都在带走他的生命。

六 先锋船

那天是我第一次被允许出舱行走，刚开始一切都显得很新奇。外面是一个黑色的世界，舱外的探灯只能把幽暗的甲板照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引力发生器的效用在舱外被减弱了，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轻飘飘地飞来飞去。但是微引力引起的新奇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头变得很晕，五脏六腑都在翻腾。

带我出舱的就是秀树。他那时候还是飞船上唯一能进烛龙的大孩子，我们很少见到他，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埋头于烛龙之中不知道忙些什么。我们总是躲着他，他长得脸色苍白，瘦长难看，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尊敬他。因为他聪明绝顶又狂热孤僻，不管有人没人的时候他总在自言自语，这实在是让我们敬佩。

有时候秀树对我们仿佛漠不关心，有时候却很严厉，在我的记忆中他仿佛总是在冲我大叫大嚷，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家伙。

但是那一天里，他对我还不错。在舱外他给我示范了各种舱外维修的操作方式，还与我合力拆卸了一段废弃的船头甚高频天线。“小心点，小家伙，”他叫道，“把你那笨蛋夹钳拿开。”他俯下身去，我能感觉到他在厚厚的宇航服下绷紧的肌肉。

这种活本来交给蜘蛛干就行了，但姑姑坚持每一位宇航员得自己学会这项技能。这是教育程序规定的。

拆卸天线时，我看见飞船前方有一团雾气蒙蒙的光亮。

“你上课没有好好听吗？那是充当飞船前锋的防护船，”秀树说，“它一个月回来一次，我们平时看不见它。”

“是因为这儿很黑吗？”

“黑？”他大声嘲笑着说，“黑暗能蒙蔽我们的眼睛，还能蒙蔽我们的心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只好默然不语。

过了一会儿，我胆怯地说：“姑姑的课我听不太懂，有时候……她说的和……和……”我找不到该说的词汇，满脸通红地朝着黑色的空间挥了挥手，“和这些……不一样。”

“他妈的，小家伙，你可别当着姑姑的面指责她。”秀树扔下了夹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生气了。

“听不懂也好，那上面尽是些谎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仿佛思绪又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最后他说：“好吧。小家伙，我要和你说，不管你能理解多少，你来看——”

在雾蒙蒙的探灯所能及的一点点范围内，这是一个灰白、死寂的世界，偶尔有些细细的电火花在一些外架的仪器上闪闪发光——除此之外，阴影和亮光的分界线是那么的黑白分明，以至于这儿看上去像一个虚假的剪影。发白的船身横亘在我们的脚下，仿佛一条巨大的死鱼。到处布满了一条条灰黑色的斑痕，那是它在这无边的空间中流浪久远、历尽沧桑的证据。然后，在外面，就是那些黑暗。

“我们在这儿，”他脸色苍白，但两眼放着光，“看着这些木乃伊，你能想象曾经有过呼吸着的大地吗？我们离开了陆地，是因为要探求它的秘密。它静卧着，有如黑色光滑的丝绸，闪着诱人的光。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它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什么比无边无际更让人觉得可怕……和美丽。”

“你觉得这儿美吗？一个黑暗的不得超生的地狱。但是我们被创造出来，能在这儿思索、悲叹，这不是个奇迹么。”他热切地望着我，我能看到青青的细小的筋脉在他的额头上搏动，“你相信暗物质吗，你相信吗，不论世界多么恶劣，可是宇宙一定是最美的。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你相信吗？”

他的样子很吓人，而且我明白他想从我这里掏出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我还是胆怯地说，“我不知道。”

“这没有用。”他说，抡起夹钳，以一种狂热的病态疯狂地砸着天线支架，叫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那么我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无法证实还是证伪？什么是真理？”

“我正在找它，”他停下手来，“我就要发现了，就要发现了。”他带着一种茫然的，发傻的微笑向着那朦胧的黑暗的远方望去。

那时候史东还在牙牙学语，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记得那天发生的一切。

后来，那天晚上在布满炸弹的底舱里，史东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当然记得他，”他说，“他不是个好头儿，他本该看好我们这帮孩子，带着我们一起求道，而不是一个人。你没注意到他已经疯了。”他带着嘲弄的语气说，“因为他迷失了方向。”

是的，他是有点疯狂。我害怕地发现自己正在这么想，于是立刻大声反驳说，“我们必须尊重他，因为他是飞船上头一个孩子，他得独自面对这空邃、疯狂的空间，他用不着向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家伙们屈尊低就。”

“所以他死了，”史东下结论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跟着死去，去接受审判。”

“去你妈的审判，”我没好气地说，“那时候我还小，不然他不会死的。”

那时候我确实太小了，小得只会提些问题。

“那些先锋船——它去前边干什么？”我虽然有点害怕，还是忍不住问道。

秀树仿佛重新意识到我在他身边，他回过头来盯着我看了一眼，怪笑一声，“它去干什么？”他扔出了手里一小段拆下来的废弃天线，它慢悠悠地划出一道曲线，离开了飞船轨道。“嘿，瞧着，如果没有先锋船，我们会……”

一团耀眼的火花猛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砰的一声”秀树微笑着说，“这是因为我们在以每秒3万公里的速度飞行，而宇宙中充满了带电粒子，这么高的速度使我们撞上它就像撞上重磅炸弹一样。而先锋船是我们的摩西——它分开红海，带我们前进。”

我带着一个孩子特有的惊讶目睹着船头的弹射排架缓缓张开。

“马上要发射先锋2号了，它们都是由特别坚固的材料制成的，但还是需要轮换检修。”秀树说，“我们必须参与检修。这是程序规定的。”

雾光靠得更近了。整条飞船都轻轻地抖动了起来。先前那架先锋飞船的喷嘴正在全力喷射，它缓慢地减速，沿着另一条副导轨滑向船头舱。它将在那儿停留一个月作彻底大检，准备下一次的发射。

秀树好象有点紧张，先锋船上千疮百孔，疮痍满目，一条姿态控制舵可怕地耷拉着。

“它好像经历了一场恶战，这儿很危险，咱们先回到后面去。”他说。

“可是程序……”

“去他妈的程序，别告诉我该做什么，”秀树吼道，“我总是对的！”

先锋船靠得更近了，凶狠地撞击着船头导轨。飞船上的磁力夹竭力想控制住它。

“来不及了，小家伙，固定好你的引导绳。”秀树冲我大声喊道。“抓紧它。”

我恐惧地睁大眼睛，看着这头可怕的钢铁怪兽撕咬着母船。脚下的甲板剧烈地抖动着。一大块残破的船壳忽然从先锋船上脱落，悄无声息地向我冲来，残片上剃刀般锐利的边缘在我的视野里清晰无比。我完全被吓呆了。

秀树放开了引导绳，高高地跳了起来把我扑倒在地。但是反作用力把他推向了凶狠地噬来的残片。他那白色的身影猛地滑过我的面前，重重地撞在船头甲板上，又反弹起来，压在了我身上。

我看见了那张苍白的脸，鲜血从他的口鼻中涌了出来。“带我回去，他妈的小家伙，”他吃力地说，“我的氧气控制系统撞坏了。”

氧气正从秀树航天服的破口中急速涌出，宇航员能在缺氧的情况能坚持多久，十四秒？十六秒？我记不清了。在过渡舱的门外，我笨手笨脚的，怎么也打不开它了，秀树在面罩里疲倦地冲我笑：“我要坚持不住了，……阿域，（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照看好孩子们……”他的眼睛里罩上了一层黑雾，而我只懂得放声哭嚎。

过渡舱的外阀门漫长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才慢吞吞地滑开。隔着内阀门，我能看见所有的蜘蛛都疯了般在舱口那儿乱爬。空气终于涌了进来，可是秀树已经死了。

在过渡舱外的那十秒钟当中，死亡和黑暗从来没有距离我那么近过。飞船上的孩子夭折的并不在少数，我们曾经多次目睹过死亡。有一次，随着

解冻的胚胎复活的瘟疫席卷了全船，隔几天就有一个孩子死去的消息传来，每个人都被隔离在自己的小舱室里静待医务机器人或是死神的敲门。即使是那一次，我也没有如此贴近地看见过死神的脸。

那次事故中，死的本来会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家伙，会是我……“你在责怪自己，阿域，”迦香说，轻轻地，“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秀树的选择。

我们不应该承当其他人的选择。”

“后来我才明白，秀树对我大声叫骂是因为他一心想让我像他那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宇航员，可就在那天，我被吓破了胆。”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它们正在难以控制地发抖。我猛地捏紧了卷头大叫：“见鬼，我再也不行了，我再也成不了一名好船员了。”

七 史东

斯彭斯突然跑来找我。他唾液飞溅，激动得要命，瘦瘦的脖子上的筋脉剧烈地跳动着：“我有了一个大发现！头儿，简直难以置信！我认为需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你疯了？姑姑不会同意你这么瞎搞的。”我没好气地说。“这属于非法集会。”

“我早想好了，”斯彭斯神秘莫测地一笑，“我们可以到烛龙观测厅去，在那儿姑姑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保证你会大吃一惊。”

“等一等，”我怀疑地说，“那里原先也有个监视器……”

“现在没有了，”斯彭斯不耐烦地说，“快走吧，埃伯哈德和史东已经在那儿等了——你到底去不去？”

埃伯哈德？史东？我疑虑地盯了斯彭斯一眼，他们俩不可能被加入到斯彭斯的玩笑中去。也许斯彭斯真的发现了什么？我从床上爬了起来。

斯彭斯如果只是想吓我一跳的话，效果确实很惊人。他把烛龙厅里的灯都关了，只留下了那盏暗红色的壁灯。里面很黑，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跨过满是散乱仪器和纸张的地面，带着困惑的表情看着四周。那儿的墙上投放着斯彭斯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大幅天体的特写幻灯。我认出著名的蟹状星云，它们向外延伸的红色尘埃云让它们看上去像是被剥得剩下血管和神经的手掌；一张我叫不出名字的暗星云，它的形状像是悬在空中的脚；那些星星的照片在红色壁灯的照耀下反射出点点诡异的光，仿佛正在抖动。史东和埃伯哈德也在里面，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很不自在，只有斯彭斯那付一向自鸣得意的傻脑袋上挂着笑容。

我诧异地盯着这块地方，气愤地说：“我的天，斯彭斯，你干嘛要把这儿搞得这么黑，你知道姑姑发现了这儿被你糟蹋成这样会把你怎么着吗？”

“没工夫理会那么多了。”斯彭斯带着几分得意洋洋的神情把我扯到计算桌前，“你来看。”他的手指娴熟地在屏幕上跳动着，一条红线从暗影里流出来，斜斜穿越屏幕。

“我找到了七年前烛龙的对外扫描数据，你不会相信的，这是从最早的档案中调出来的。还记得吗，你在禁闭室里提到过的暗物质理论。你曾经提到过的那个人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家伙，我们根本没有暗物质的任何数据，它好象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但他相信暗物质云的密度通过反馈星际氢频率应该是可追踪的。他独自演算出了暗物质密度数据，还在计算机里留下了一个密

度转换公式。”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在屏幕上划出了另一个窗口，“我在这两个月中重新扫描了舱外，这是烛龙打出的数据表——”另一根红线出现在窗口里，它的波纹曲率和前一条极为相似。也许它们能够重叠在一起。

但是斯彭斯没有把它们叠在一起，只是把它们一上一下地并排摆着。

“现在，”他眼巴巴地看着我，“你看出问题所在了吗？”

“你发烧了？这儿有三千个数据，我能看出什么？”我生气地说。

“别管那些数据！”斯彭斯紧揪着我的衣领叫道，“这些曲线说明密度正在下降！”

“暗物质！我们就要发现宇宙的秘密了。”

“不可能，”我说。“你除了发现自己又被关进了禁闭室外，什么也发现不了。”

“暗物质？什么暗物质？”史东警惕地问道。

“它在 U 区存储器里，是个叙述得不明不白的故事。”斯彭斯说，“古老地球上的科学家为了解释一些现象，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在可见宇宙的朦胧薄膜下可能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物质的引力，科学提不出它的物质形式和能量形式。一些人甚至提出很可能这种物质是星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这种未经探察的大量暗物质使得时-空弯曲，而且有足够的暗物质的话，宇宙常量才会等于 1——一个完美的数字。”

“嗤，？”史东冷笑一声，“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你们的证据只是。我从来都不相信直觉。”

“埃伯哈德，你说呢？”斯彭斯热心地回过身去问埃伯哈德。

“什么？”埃伯哈德迅速做出反应，斯彭斯居然和他说话实在让他惊慌失措，“我不知道，也许姑姑能……”

“我知道了，这是个阴谋，”史东狠狠地说，“那么你们这次是想把我的宗教理论彻底地驳倒了。你们事先安排好的——”

“不，等一等，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什么也没有。”斯彭斯生气地说，他飞快翻动屏幕上的图表，“你可以自己检查这些数据。”

听到这些理论争执我总想躲得远远的。“把这些幻灯关掉好吗，我觉得很难受。”我说。

“我倒不觉得难受，别理它。”斯彭斯好象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话，他扑到桌子上，从在我看来是一摞废纸片中翻出了一张胶片：“好，你们会相信的。这张光学胶片是烛龙在紫外扫描中同步拍摄的……”

“胡扯！”我打断了斯彭斯的话，“烛龙根本就不能拍摄什么光学胶片，它是直接联系到姑姑的监视器上的。”

史东冷冷地说：“除非有人碰过烛龙。”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头转向斯彭斯。

斯彭斯一付坦然而无愧的表情，“怎么啦，你们不想了解事实真相吗？这是唯一的机会。”

我生气地瞪着那张斯彭斯冒着难以饶恕的罪名拍摄出的黑胶片，而那上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小灰点——一个毫不起眼的灰蒙蒙的小点。

“这是什么，你底片上的暇斑？”我怀疑地问。

“老天爷，你还不明白吗？”斯彭斯疯狂地摇着我的胳膊。他回过头去看看大家，“你们都不明白吗？这是一颗星星！用肉眼还看不到它，但我们

正在朝它飞去！我们马上就要飞出暗物质云了！”

星星！我被斯彭斯的话吓坏了，一股冷汗禁不住地从手心冒出来。我回头看看埃伯哈德，他也是面色惨白。

“不，那不是星星。”一个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是史东。他脸色发青，连声音都发抖了。“那不是星星，你们没有读过《启示录》吗……他象冲破乌云的闪电，带来了死亡，也照亮了一切。他将出现了，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有祸了……”

一束灯光照在史东的脸上，显得他那狭小的脸又青又白。

史东是个长手长脚，瘦得皮包骨头的大个子，只比我小一岁。在飞船上，他也许是最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我也从来都不相信他的那些煽动性的预言，但这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像是一阵悸动撞进我的心里。

“你们看出来没有？”斯彭斯问，“他有毛病。”

我和埃伯哈德默默无语。

史东冷笑着说：“你们自己想一想吧，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民族，克里克人，蒙古人，雅利安人，这条破船满载着所有的民族，为什么？想一想诺亚方舟的传说，我们将要漂浮到最终审判日。……星星？不，它就是我们在等待的那匹灰马！”他神经质地啃着手指甲，留下了一句含义隐晦、令人不安的预言就猛转身出去了。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量子物理离上帝靠得太近了。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不可知领域，”斯彭斯愤愤地说，“总有一天，这家伙要疯掉。”

“姑姑呢，她知道这事了吗？”我好不容易从发干的嗓子里挤出一句话，“她从来就不承认我们是在一片暗物质云中。”

“对，我这就去告诉她。”斯彭斯大叫一声，返身就朝门外冲去。

我一把拽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拉了回来。“别着急，先让我搞明白了再说。”我哑着嗓子问他：“还有多久？”

“不知道，我们没有对比数据，也许还要十年，也许就在明天。”斯彭斯说。

“出去以后，那儿是什么样的——会是这样的吗？”我从墙上扯下一张图片，那上面被放得巨大无比的猎户座大星云像一座熊熊燃烧着的炼狱，美杜莎的蛇发恶狠狠地伸展着占据了整个视野。“那儿，那儿……”我咽了口唾液说不出话来。我看了看埃伯哈德，他和我一样脸色苍白，惊恐不安。史东临走前说的那些话，象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心上。

埃伯哈德可怜地张着嘴，犹犹豫豫地说：“他……史东是指……烛龙，烛龙和姑姑……我们是在崇拜兽像吗？”

“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事了。”斯彭斯说。他站在观测室中心，奇怪地看着我们：“怎么啦？你们都不高兴吗？十多年来我们所学的知识都是在描述那个宇宙啊。现在，我们就要亲眼看到它了。你们不会相信史东说的那一套吧？”

我咕哝着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呢。这太快了，斯彭斯。让我想想该怎么办。”

“斯彭斯，”我回头盯着他的双眼说，“我不许你告诉其他人，姑姑也不行。埃伯哈德，你也是，都明白吗？”

然而秘密没能守住。我得承认第一个违背纪律的不是别人。

“我不相信。”迦香后来说。

“我看到了那张照片。”我说。

迦香没有回答，她依旧照料着那些小蟑螂，仿佛那项工作比星星还要重要。那些蟑螂仿佛更大了，一条挤着一条，在试管口疯狂地扭动着，迦香怎么也不能把它们弄好。

迦香生气地把试管扔在桌上：“你知道，那些虫子很不安。我熟悉它们，它们很烦躁，只有遇到什么危险时它们才这样。它们总是会比人类更早地预见到灾难。”

她离开了工作台，我看见她几乎要哭的样子，她还毕竟是个孩子。她的双手在发颤，但她很快把它们藏在兜里。

我说：“你害怕吗？”

她看着我的脸说：“你难道不是吗？”

“我很害怕。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可是没有人想谈论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都在害怕。一定会出事的，一定会出事的，而我们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她不断颤抖着，“我倒宁愿我们还在暗物质云的深处，永远也看不到外面。”

我伸手揽住她的肩头：“别傻了，你知道，我们实际上都在等着这一天。”那天早上在教学大厅里，几个小男孩在计算机上做一种翻牌游戏，这本来是一种很普通的心理训练课。巴鲁，一个半大的小男孩，连着翻开了五张扑克牌，都给计算机猛抽了回去。另一个小男孩在边上傻笑了一声，于是巴鲁把键盘一甩，跳起来扑到他的身上挥起拳头一阵乱打。教室里一片混乱，牧师足足花了十分钟，才把他们拖起来拉到禁闭室中。

这在姑姑的严厉管制下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不由自主地看看坐在角落里的迦香，她的脸色苍白异常。她回看了我一眼，眼神中的意思清楚明了：决不仅仅是这些。

我一向把埃伯哈德看成船上无害和多余的一堆过度发育的有机体，甚至就连他也让我感到了威胁。那天晚上他直接来找我提议说：“让我们杀了斯彭斯吧。”

我吓得目瞪口呆，差点跳了起来：“你疯了？干吗要杀斯彭斯？”

“我不知道，”埃伯哈德说，一脸的慌乱和尴尬，“我只是想，一切都是斯彭斯搞出来的，我们把他干掉，也许就会好起来。”

我知道埃伯哈德已经是个疯子了。虽然他自始至终就总是千方百计地、疯狂地维护飞船上的秩序。他的情况还是让我害怕，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从好几个人眼中都看到了一种临近精神错乱般的疯狂神情。

八 埃伯哈德（2）

那张照片上模糊的光点像是个预兆，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不去。一个声音提醒我仿佛该做些什么，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母船正在不停地、悄悄地战抖，先锋船换防的日子又一次临近了。

“你没什么可做的。”斯彭斯说，他这么说倒不是出于讽刺我。

我和迦香是在卧房里找到了斯彭斯，他的发现带来如此混乱的结局让他即愧疚又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还以为大伙儿很快都能明白过来呢。”

“明白过来什么？我们是听你的还是听史东的？或者我们还是该相信姑

姑的话？”我气恼地说（监视器当然被斯彭斯拆掉了），“你要是不如此愚蠢就该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吓坏的。”

“是这样，我们应该有个头儿，”他的脸因为沉思而皱成一团，“而你就是头儿，你本该出来把持局面。”

“你早知道，没有人会听我的，”我又是生气又是沮丧，“我们这儿是一盘散砂。”

你看到早上发生在教室里的事了吗？现在姑姑也开始失控了。”

斯彭斯突然大声叫起来：“因为我们缺乏团队精神！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们都在互相排斥。看看埃伯哈德和史东吧，还有我和你，是的，我和你，甚至还有迦香！我们都有优秀的基因，可我们都太以个人为中心了。除了上课和那次会议，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过？在底舱有个游戏区，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一起在那儿玩过？”

是的。我想起那些生锈的铁架和秋千，即使是我和秀树也从来没有玩过九柱戏或对抗球。那是需要四五个孩子才能一起玩的游戏，我们从来没有玩过。

姑姑废弃了游戏区，而游戏是孩子最重要的培养团队精神的活动。

“她应该了解这一点。她是个教育专家，她有教育程序！”斯彭斯愤愤地叫道。

“对此我有个想法，”迦香说，“姑姑无疑是忠诚的，她不想让这次任务失败。但她对自己并不了解，没有人了解自己，也没有计算机了解自己。她只想着成功，所以她必须控制全局。暗物质云的存在是对她的一次可怕的挑战，她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可是又无力修改程序，这会刺激她更强烈地渴望控制一切。而孩子们的存在是对任务的另一项威胁，”说到这里，迦香对着我们一笑，“我们确实都很不听话，如果我们团结一心的话，她就更无法保持自己的尊严。”

“也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关闭底舱是个绝佳的借口。”我说。

“你说得也有道理，”斯彭斯说，“不过我认为也许是她想当一辈子女王，高高在上的黑暗之王……”他指指上方，我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手势，因为——

黑暗的降临到来得毫无预兆。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船舱里的顶灯突然熄灭了。

船舱里漆黑一片，这是纯粹的黑暗，没有一点点的微光。我从来没有明白自己会如此地害怕黑暗，在那一瞬间，我嘴唇发麻，叫不出声来。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我，这是迦香的手，我定了定神，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冷汗。我看不见迦香在我耳边说什么，我的耳朵里砰砰作响，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血液冲上太阳穴的声音。就在这时，两道闪光刺痛了我的眼睛，应急照明系统的灯点亮了，可是光线微弱、摇曳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快来！”迦香叫道。我们一起冲进走廊，发现大厅里也是光线昏暗，飞船上的大部分地方甚至看不到一丝光亮。我的心怦怦直跳。终于来了！

不知哪儿传来刺耳的警报声。几团黑影在走廊里急匆匆地爬过，那是忠于职守的蜘蛛们，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穿行在钢铁迷宫中，搜寻那些出错的地方。

“一定是出事了。”斯彭斯说。

“对，一定是出事了。”我神经质地跟着说。

“咱们得找到在哪。”

“咱们得找到在哪。”我说。

斯彭斯跟在那些蜘蛛后面跑去，它们钻进了一个维修通道，消失在黑暗的管道里。

斯彭斯俯下身去，检查了一下管道口的标码。

“它们像是在往底舱跑去。”他说。警报声突然中断了，周围一片寂静，那些灯光在他的脸上一闪一闪的。经历了刚才的嘈杂，这片寂静仿佛更加令人害怕。

“底舱？”我说，想起那些超大尺度的冰冷的黑色钢架，还有那些死去的魂灵。

“得有人去看看。”我艰难地咽了口气，“还得有人去找牧师，他会在哪？——我是说，他应该在这儿。这事本来该由他处理。”

“你看上去好象要哭出来了。你行吗？”迦香说。

“是吗？”我镇定了一下，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

“好吧，”迦香担心地看我一眼，“那我去找姑姑，斯彭斯，你和阿域去底舱看看，要小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底舱？”站在通往黑暗的底舱舷梯边，我说。下面的世界黑得宛如创世纪初的混沌深渊。

“老船舱边有个武器储备室。”斯彭斯说。

“噢，斯彭斯，行行好，别尽告诉我坏消息。”

在阶梯下迷宫般的通道面前，我犹豫了一下，斯彭斯跑到了前面，消失在黑暗中。

“小心点，斯彭斯，”我压低嗓门喊道，“你能看到什么？”

斯彭斯没有回答，前面传来一声闷响，像是重物倒下的声音。

我低声咒骂了一句，走进通道，舱下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暗，一盏又小又暗的应急灯在舱顶上半明半暗地闪烁着。我看到灰尘中留下的脚印，直通武器储备室的舱门。门被打开了。从空气中传来一股烧焦的怪味。门前的地上留着一小团焦黑的东西。

“斯彭斯。”我低声喊道，走近了那团黑影，那是一堆烧焦了的蜘蛛的残骸。

一条手臂从黑暗中伸出，拉住了我胳膊，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嘘……”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斯彭斯，”我低声喊道，“到底发生……”

“别做声。他就在前面，刚走一会。”

“谁在前面？”我生气地说，

“我没看见是谁，”斯彭斯说，“可是有人拿走了武器舱里的枪和MPB。”

“MPB？”我气恼地问道，这儿尽是些我不懂的东西。

斯彭斯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那是一种地质勘探和爆破用的炸药。”

“枪？炸药？”我呻吟起来，“这疯子想干嘛？”

“我们得拦住他。跟我来。”斯彭斯简短地说。他带着我走进一条我依稀熟悉的通道。

这儿有一扇门直通垃圾口，那是处理死尸和不可回收物资的地方；站在这条通道上，可以看到两侧一排排巨大的引擎，它们如同古埃及神庙废墟

中的那些残留的圆柱，刺向由于黑暗而看不到的舱顶；如果停下来，屏住呼吸，集中注意力，就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孩子们说这儿是那些死去的魂灵居住的场所。

我跟着斯彭斯继续往前走，直到尽头。前面是一扇门，又黑又重，门上有青黑色的控制面板和图案。这儿是废弃的过渡舱。

“小心，他一定在这附近，这儿没有其他路了。”我说。

“你来过这？”斯彭斯好奇地看了看我。

一丝苦涩涌上我的心头，我试了试那扇门，不出所料。

“都锈住了。”我说，“他不可能在里面。”

斯彭斯没有回答，他喘着粗气，凝视着另一个方向。“那儿有东西。”他说。

我绝望地回头张望，一排红色的跳动的数字映入眼帘。启动的炸弹下一个人正在惊慌失措地回过头来。

九 牧师

“埃伯哈德！是你在这！”我惊讶地喊道，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他早就是个疯子了，我可不相信他会干出一点点伤害飞船的事。

“快过来！离那东西远点。”斯彭斯叫道。

埃伯哈德满脸惊慌：“那东西危险吗？”

“快过来，”我喊道，“咱们得离开这。你能把蜘蛛叫来么，斯彭斯？”

埃伯哈德犹犹豫豫地朝前走了几步。

“别过去，你想要堕落吗？”一个熟悉的声音躲在粗大的肋柱影子后面说道。

“史东！我早该知道是你。”斯彭斯愤怒地叫道。

史东的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把杀死了武器舱前蜘蛛的防卫枪。他在引擎发出的仿佛是永恒的嗡嗡声中挺直身子，嘴角噙着一丝冷笑，身后舱壁上那些红色数字飞速跳动。

我们充满敌意地互相对视着。

“你在这儿干什么？”后来我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既冷酷又平静。

“很明显，你们完了，”他恶狠狠地叫道，“他来了，他的威力无人能挡。”他又在啃手指甲了。

“他很紧张，他有精神紧张性障碍，你看出来没有？”斯彭斯低声对我说。

“什么叫精神紧张性障碍？”我被一长串的字眼唬住了，几乎脱口而出埃伯哈德的口头禅，“这有危险吗？”

埃伯哈德几乎是手足无措地站在中间，他声音颤抖地说：“我这样安全吗？我怕得要命……”

“埃伯哈德，呆在那儿就死定了，到这儿来。”

“别过去。即使是姑姑也拯救不了你。”史东说。

“我不知道……”他脸色苍白，看看我和斯彭斯，又看了看史东，几乎要哭了出来。

“史东，你这么干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我们已经有人去通知姑姑了……”

斯彭斯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从远处的上层甲板传来一个女孩的尖叫声，因为遥远而显得微弱，那是迦香的声音！

仿佛是收到了一个信号，埃伯哈德翻了翻眼睛，弓起后背，两腿猛地砸到了地上。

史东的枪口猛地转向了埃伯哈德，这可能只是个下意识的动作，但……

就在这时，一枚炸弹在齐眉高的地方爆炸开来，紧接着是另一枚，风从送风管道的破口处呼啸着冲出来。所有的人都被震倒在地。

“着火啦！船舱着火啦！”斯彭斯在我耳边拼命地叫道。我下意识地想，舱壁没有破，要不然我们全都没命了。船舱里面充满了浓烟，我什么也看不见，被呛得拼命咳嗽。

“伏下身子。”斯彭斯在后面大声喊道，“我们得回去拿氧气面罩！”

去他妈的氧气面罩，我想，踉踉跄跄地伸手向前摸去。“史东？”我叫道，却猛地撞在了一根金属管子上。

在前面，熊熊的烈火吞噬着侧面舱壁的隔层垫料，被火光照耀着的大引擎柱形成的巨大黑影在天花板上愤怒地摇曳。不知道哪儿在烧得砰砰作响。我不怕火，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怕黑。火光照亮了黑暗的底舱。

几只尖叫着的小蜘蛛赶到了，它们满屋子跑着，背上的自动灭火器开始喷射出白色的泡沫。

我看见了史东，他跪在地上，手里的枪丢在了一边。然后他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枪走去。

“不，史东！”我尖叫了一声，扑了上去。

史东抓住了枪，倒过枪柄挥舞了起来。我的耳朵后面一阵巨痛，整个世界仿佛倾倒在我的面前。

我呻吟着向上望去，看见史东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枪对准了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他说，啃着指甲。

“埃伯哈德。”我说。

“什么？”史东茫然地问道。

一个胖胖的黑影扑向史东，把他撞倒在地上，他们搏斗起来。

没有想到还有一个爆炸。巨大的冲击力震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堆白色碎屑中。史东和埃伯哈德都不见了。

烟雾比刚才更浓，在浓烟当中，我看到一团团的火焰。远处蜘蛛们的灭火器嘶嘶作响。

我拼命咳嗽，伸出手在墙上摸索，寻找灭火器。眼睛和肺部烧灼般地疼痛，模模糊糊地倒了下去。我要死了。我想。

温度降了下来。

一双手把我给扶了起来，斯彭斯把一副面罩按到我的脸上。

“你们找到史东了吗？”我喘过气来后问道。

“先别管他了。你觉得怎么样？”

“史东怎么样？”我固执地问道。

“他死了。”埃伯哈德在一边惊恐地辩解着，他的脸隐藏在氧气面罩后面，黑一道花一道的，“我不是故意的，天哪，现在姑姑会拿我怎么样？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错事……”

要是在平时，我会把他塞到垃圾道里去，但是现在，好象有一件很重

要的事占据了 my 脑海，我却想不起来了。

我望着烧焦的墙壁。这回可弄得真糟糕，火灾，我想，姑姑为什么没有反应，她本该火冒三丈，她本该拉响警笛，她本该让牧师挥舞着电鞭四处奔跑。

为什么？

“迦香。”我惊醒过来，浑身冰凉，“她会出事的！天哪，真要命，而我居然晕过去了。”

“还没有多久，”斯彭斯说，“快走，我们上去。”

我冲向舷梯，一步跳上四级台阶，跑到了中间平台上，又一转身，突然发现牧师就直楞楞地站在楼梯最高一级平台上。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它的金属手臂里牢牢地挟着一个孩子，那是迦香！她快要窒息了。

十 舱外

牧师虽然没有自己的大脑，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我们毫无威胁。

即便是姑姑也不允许违抗教育程序的，她是自己的囚徒。

她疯了。迦香说。

而现在……

牧师开口了，我几乎又要晕了过去。他那阴暗的声音在黑暗的大厅上空扫过，他一板一眼读的正是变调了的《启示录》：“……神启的异象……云中出现一匹灰马，它名叫死，地上的芸芸众生预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你们注意，这是一个棒旋星系……这是各族各民的血腥的屠杀，葡萄树被扔进神之大怒的大磨里，果子被压烂，血从磨子里流出来，直流到马的笼头，足足流了一千六百斯塔季。你们看到的……你们看到的是 PSR0531+21，脉冲周期 33 毫秒……谁向兽和兽像跪拜，谁就将喝神之大怒的酒，并且将被放在火和硫磺里烧，在神圣的天使们和羔羊前烧。他们将日夜不得安宁……33 毫秒……”

大厅里阒然无声，我们都不由自主地看着发疯的牧师，发疯的姑姑。我吓得两腿发颤，这正是史东的论调。

牧师庞大的身躯在大厅里团团乱转，他的电鞭闪闪发亮，像是缠绕在乌云边缘一闪即逝的闪电。

“斯彭斯，”我低声叫道，“史东的枪在哪？把它给我。”

“我们不能打他。他是姑姑控制的。”

“放屁！”我骂道，“你没看见那是迦香吗？”

我从斯彭斯怀里夺过手枪，瞄准牧师时，我犹豫了一下，迦香痛苦的脸扫过我的眼前，我咒骂了自己一句，开枪了。

迦香摸摸自己的喉咙。“我没事。”她惊魂未定地说，“我不知道……他突然就抓住我不放，这家伙准是疯了。”

斯彭斯说：“也许有人改变了他的程序。”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视，“烛龙！”我们一起跑上了通往上层甲板的舷梯，黑暗一片的大厅就在我们脚下摇曳。

我伸手去按 DNA 门锁，却被猛击了回来。

“怎么回事？”我惊恐地嚷道。

斯彭斯伸手去摸，也被猛击了一记。

“是电。”斯彭斯叫道，“史东更改了门锁程序！”

“可我们一定得进去！不改正程序，混乱永远也不会停止。”我绝望地说。

“可以让我试试。”斯彭斯狡诘地一笑，“你忘了，我是这儿最好的锁匠。”

“不可能，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缺少的并不是技术。”黑暗中，我察觉斯彭斯跑下了舷梯，“等着我。”

我把怒火转向一直畏畏缩缩跟在我们后面的埃伯哈德身上。“瞧你和史东干的好事，你这个只会挺着肚子到处捣乱的粗木瓜，你难道就不能找个地方把自己关起来吗？”

“我不知道。不是我干的。”埃伯哈德沮丧地说。

“呆会儿再吵好吗，”迦香说，“刚才斯彭斯说底舱里少了四枚炸弹，也许我有点吓晕了，但我只记得底下发生了三次爆炸？”

冷汗从我的脸上冒了出来。“你是说还有一枚炸弹在外面！他妈的，埃伯哈德，”我吼道，“它在哪儿？”

“炸弹，什么炸弹？”埃伯哈德慌乱地喊了起来，他的胖脸蛋剧烈地哆嗦着，眼眶里含满泪水，“我没有碰过它。”

“好吧，也许你没有碰过它，”我愤怒地说，“那么史东把它放在哪儿了？”

“史东？”埃伯哈德说，“不可能是他干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你说什么，不是他？”我吃惊地问，“可你知道这儿只有我们几个人能进去——你一直都跟他在一起？”

“——在灯灭了以后。我发誓，我害怕极了。”埃伯哈德可怜巴巴地呜咽着，“我觉得很危险，后来我们就一起到了下面，我没看见他什么时候拿了那把枪，不然我会制止他的……”

“你那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只能看得到自己的鼻子！”我生气地喊道，“不是史东，那还会是谁修改了姑姑的程序？”

舷梯上传来一阵响动，斯彭斯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他的手里提着一块又大又沉的黑盒子。

“牧师的能源电池，”斯彭斯解释说，“DNA 门锁由一台微电脑控制，电子脉冲的能量足够的话，就可以把电脑芯片熔断。”

“电子脉冲？这会儿你上哪儿去搞电子脉冲器？”我质问道。

“怎么啦？”斯彭斯说，“它一准在你的口袋里。把震颤器给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金属烧焦的气味，我们跨进门槛，迎接我们的依然是那些静谧地抖动着星星图片。但是有什么不一样了。那个巨大的水晶球壁上面的小格已经不再发亮，曾经在那些小格里闪烁跳跃的神秘火花沉寂了。烛龙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姑姑死了！这是没有姑姑的飞船！我们突然都有点茫然无措了。

“现在……”我说，一层帘幕罩在了眼前，我犹疑了起来。

“炸弹！”迦香提醒我说。

“对，炸弹！”我说，“得先找到它！斯彭斯，你有什么主意？”

“我想，”斯彭斯眨着眼睛，“我们可以连通姑姑的监视器 然后 然后……该怎么办再说吧！”

我茫然地看着他趴在了计算桌上熟练地操作，桌边上一块积满尘土的铜铭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手指滑过冰凉的金属，我读道：“船长室”。那么，

这儿是不是姑姑的中心，而是人的领域了。我将信将疑地猜度。

“过渡舱，”斯彭斯叫道，“过渡舱上有反应！”几只蜘蛛正在过渡舱口乱爬乱转，我的心颤抖了几下。仿佛是一场过去经历过的场面。

“怎么啦？”我问道。

迦香扭头看见了我：“线路被破坏了，我们打不开它。”

我凑到观察窗前往里看了看。

过渡舱的外阀门向外敞开着，舱内空空荡荡。明亮的光线在舱口倏然而止，外面那儿是涌动的黑暗。

“如果爆炸，会怎么样？”

“我们会偏离航向，你知道，我们是在凭惯性前进……”斯彭斯说。

“不完全是吧，”我颇有几分洋洋自得地插嘴说，“向前发射先锋船，会损耗一部分动力，而且……”

“而且我们都会死掉。”

“什么？”我说。

“这枚炸弹足以毁掉过渡舱，虽然我们可以隔离这块区域，但是从破口处冲出的空气流会改变飞船的航向，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也会离开先锋船屏蔽的区域。那时候，就会……”

会砰的一声。秀树说。

先锋船，先锋船就要回来了。我慌乱地想到。那又怎么样，我们能改变它的程序吗？没有时间。没有计算程序。

怎么办？

斯彭斯往过渡舱里望了望：“我们还有 15 分钟的时间。”

我又开始流汗了，“什么意思？斯彭斯，你再这样我会疯的！”

“15 分钟后起爆，”斯彭斯说，“我想，监视器镜头上传过来的数据是这个意思。”

“必须有人绕出去。”迦香转过头来看我，我知道自己的脸一定发白了。

“别争了，”我说，秀树的影子飘过我的眼前，“我是船长，只有我受过出舱训练。”

斯彭斯，想办法封锁底舱，别让小家伙们下来。”

“还有，”我停了停，补充说，“让迦香也离开这。”

迦香说：“你知道我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

“你是个傻瓜。”我说道，“斯彭斯，先来帮帮我。”

“你怎么出去？”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从壁柜里往外扯航天服。

我回到了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航天服比我记忆中的要沉重得多。时间过去了多少。打开那扇失修已久的过渡舱的门耗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现在没有退路了。通话器里啪啪做响，斯彭斯找不到通讯频率，这在以前是姑姑控制的。

我尽量贴在船壁上向上爬去。可怕的黑暗就在我的脚下，我的腰际，我的耳畔翻涌着。远处过渡舱口透出的光线在这团浓黑中像是个召唤迷路人的温暖窗口。我慢慢地接近了它。

就在这时，有人在头顶上冲我愉快地打了个招呼。

十一 秀树

我抬起头。秀树那白色的身影正飘在船顶平台上，俯瞰着我。不，他当然不会是秀树，秀树已经死了。

一束电火花在天线支座上闪烁。我穿过暗黑色的面罩，看见了他的脸。

“这不是真的。”我说，摇了摇头。可是他还在那儿，秀树还在那儿。

“我的天，”我说，“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吗，秀树？不是史东，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一束电光照亮我的脑海，烛龙的门锁里最早就蓄着秀树的DNA密码。我们都忘了，除了阿域、史东、埃伯哈德、斯彭斯，还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烛龙，就像七年前那儿属于他一个人一样。是他改变了姑姑的程序，是他打开了武器舱，也是他安设的MPB，他把这一切安排得都很出色，也只有他能这么出色。而我们想都没有想到。

小秀树仿佛没有看到我，他目光和底舱里的史东流露出的一模一样，敏感、茫然而没有意义。

我们在舱顶上沉默着。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麻烦的是我必须干点什么。机会稍纵即逝。这种情形迫使你要开动脑筋，思考。思考是个宝贵的东西，它能汇集信息，一步步地推测出措施和结果。只是一——我痛苦地想——我不会思考，不会像秀树一样思考，不会像是斯彭斯一样思考。我是一个没有用的船长，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回去。”他突然开口说话时，我吃了一惊。

“你应该回去，”他依旧没有看我，“这儿不属于你。”

我舔了舔嘴唇，有点拿不定主意，“和我一起回去，秀树。别再这么干了，不会有事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回去。一切都会好的。”

“我不在乎。”他口中的自信和冷漠让我打了个寒噤，“你们大家希望我回去？不，是你希望我回去，而你从来就不知道该希望我做什么。现在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外面是属于我的，我的。”到目前为止，他的话还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我发现了一种急躁的，有点儿专横的腔调。

“我做错过许多事，”我痛苦地说，“但是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大家都需要改变。”

“和我一起回去吧。”

“不，不！这一切我已经受够了，”他突然提高嗓门叫道，“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需要审判。我比你优秀，我总是比你优秀——我总是对的，我应该是你们的头儿。”

“你总是对的。”我低声重复道。他和秀树一样敏感，我伤心地想到，他总是对的。

“我该怎么办，我要认输吗？”

他的身体松弛了一下。“你相信暗物质，”他孩子气地笑着，“暗物质是我发现的，是我，我一直都在寻觅它，而现在我正在发现宇宙的奥秘！阿域，你要是认真思考就会发现，物理学正在把我们带向神的领域，不论是往更巨大还是往更微小的方向，都会到达我们捉摸不定的地方。他不会让我们触及宇宙最深处的秘密，我们不应该去见他。”

“这就是你抗拒出去的理由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仍然贴在过渡舱里的炸弹，“你害怕面对真实，所以你杀死了姑姑，你还想改变航向，你知道这会把我们大家都杀死吗——”

“不许和我争辩！”他又发怒了。

我停了下来，他不容许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人想要争辩，让我们先回去好吗？”

“不，”他叫道，从腰间拔出了一样东西，“我不喜欢回去。”

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那是一支手枪，和史东手里的手枪一模一样。我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回去了，在这儿他是强大的，有威力的。

“你也害怕吗，船长。”他咯咯地笑着说，威风凛凛地拿着那支枪。“这外面永远是黑夜，而你害怕黑暗，不是吗？”

“是的，我们大家都害怕了。但是这一切会改变的，只要我们能够……”我在大脑中搜索着词汇，“……能够控制住自己。”

他后退了几步，靠在船头那排粗大的弹射架上，他的脸隐藏在面罩后面的阴影里，有一瞬间，他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小孩：“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在外面我能感觉到星星，他会来的，那时候，就不用再害怕了。”

“把枪给我，”我哀求地说，向前走了一步，“让我们回去，回去吧。”

“不！”他突然烦躁地尖叫起来，“别靠近我，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姑姑已经疯了，我不毁掉她，就会被她杀死……你们一直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他挥舞着枪，枪口直指我的鼻尖。

没有时间了，我痛苦地想。这时候，我看见他身后有一团火光正在变大，那是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的先峰船，它正在回航中。

“看哪，星星，”我叫道，“他来了。”

先锋 1 号靠近了，带电粒子撞击出的火花照亮了他的脸。他垂下手臂，茫然地向后张望。

“现在，他来了。”他说。

我跳了起来，朝前扑去，在这之前，他一直做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受过正式出舱训练，不可能知道安全绳的正确系法——只需要轻轻地扯一下……

可能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听到耳机里一个孩子气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声，“不。”

我低下头去，躲避那团耀眼的火焰。

耳机里一片嘈杂，突然斯彭斯的声音压过了噪音，他终于找到正确的频率。“喂，头儿，你要小心，我们发现少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也许有人正在外面。”

“这已经不重要了。”我说，慢慢地离开船顶，那儿先锋 1 号正猛烈地摇撼着船头导轨。

“头儿，报告你的位置，我们要抓紧。”

“一号过渡舱，正在关闭外舱门。”我报告说。时间稍纵即逝。我以为自己会惊慌，实际上却出乎意料的冷静。

帮帮我，秀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你会希望我成功的。身后的闭锁螺栓撞在了一起，光洁的空气像飞旋的泉水般注入舱中。

“天哪，天哪。”他说。

“怎么啦？”

“看你的左上方。”斯彭斯说。

我看到了那枚炸弹。它贴在门楣的下方，仿佛一个不洁的污点。一个红色显示器闪烁着 03:14，它还在不断缩小。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领悟过来。

还有三分钟，我思付道，绰绰有余。

“开门，把门打开。”斯彭斯在耳朵里大声叫嚷，“让蜘蛛来处理那枚炸弹。”

“闭嘴。”我说，脱下手套，蹲下来沿着门边摸索，我觉得自己动作缓慢，反应迟钝，就象是搞多了多巴胺后的感觉。

贴在门上的那个黑家伙就在我眼前，数字在飞速跳动。

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边缘使劲撬开了线路盖板。面对着里面密密麻麻的导线，我几乎要放弃了。

“你能看见么，斯彭斯，告诉我该怎么办。”

“听着，你要先确定 AA/95 线路……仍然有效，……把 K6 和……对接，一根合适的线路……”斯彭斯的话又被一阵噪声打断。

“他妈的，”我简直要失去控制了，一定是那该死的，该死的先锋船带回来的辐射屏蔽。我毫无把握地在维修盖板里一阵乱捅。

也许事情还不是无可挽回，我好象学过这幅电路图，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来，是很早以前的一堂维修课。秀树是怎么说的，紧急情况下……

“……一根合适的线路，一根合适的线路……”斯彭斯说。

我开始一根一根地试着导线。细心的小秀树用激光把所有的导线都烧熔在了一起，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米罗画。

但是只要开门，只要把门打开！

“快点，快点，”斯彭斯在耳机里叽叽喳喳地叫着，“还有一分钟，一分钟。”

“好了，我接上它了，让姑姑开门！”

门如钢铁浇铸成的一般巍然不动。

“头，头。”斯彭斯带着哭音喊。

这真可笑，我想，在我干了这一切以后，却让这扇见鬼的门拦住了。

我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冲门踹了一脚。

门摇摇晃晃地开了，斯彭斯和一大帮蜘蛛伴着刺眼的光线冲了进来。

“完了。”我说。耳机里一片尖叫。

我摘下头盔扔在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飞船，一只手伸过来扶住了我。

“傻瓜，你不应该留在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力气生气了。她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和笑意。

十二 星星

我推上那扇厚重的铜门，把跟着我喋喋不休的斯彭斯关在了门外，也把一切喧闹、忙乱和光线关在了外面。室内只有满墙的星星幻灯在微弱地闪着光。

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地站着。后来我转过身去凝视着控制台上那枚小小的铜制铭牌。

“我不明白，为什么是他？”我低声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他应该是一名好船员。我努力思考过，但是——那枚炸弹……”

“不，不用解释，”迦香打断了我的话，“那已经不是秀树了。”

“你不明白吗……我所干的事情？”我乞求般地说。

“我明白，”迦香说，“我们都会明白的。”

我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还会有另一个小秀树的，是吗？”

她有些吃惊，盯着我的眼睛，慢慢地，一丝笑容浮上她的嘴唇。“是的。”她回答说，“在这之前，你将是我们的船长。”

“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

“不，不是。”迦香伸手抱住了我，“没有人错，错的是这可诅咒的疯狂的黑暗空间。而且，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我说，在黑暗中低下头去寻找迦香的嘴唇。我看见她的黑眼睛慢慢张开，里面充满了欢乐、惊奇、渴望和敬畏。

我回过头向外面看去。

星星的光芒透过观察窗投在了我们身上，光源很远，但清晰可见；光线是淡淡的青白色，微弱而稳定。

那儿是一个遥远的遗忘了的世界。

(完)

